



列傳第四十四

金史一百六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張暄

張行簡

賈益謙

劉炳

木虎高琪

塔不也

張暄字明仲莒州日照縣人博學該通登正隆五年進士
調陳留主簿淄州酒稅副使課增羨遷昌樂令改永清令
補尚書省令史除太常博士兼國子助教丁父憂服除調
山東東路轉運副使入為太常丞兼左贊善大夫章宗封
原王兼原王府文學章宗冊為皇太孫復為左贊善轉左

諭德兼太常丞充宋國報諭使至盱眙宋人請赴宴暉曰
六行在殯未可及受賜不舞蹈宋人服其知禮使還遷太
常少卿兼修起居注改禮部郎中修起居注如故遷右諫
議大夫兼禮部侍郎明昌元年太傅徒單克寧薨章宗欲
親為燒飯是時孝懿皇后梓宮在殯暉奏仰惟聖慈追念
勲臣恩禮隆厚孰不感勸太祖時尊尚且權停若為大臣
燒飯禮有未安今已降恩旨聖意至厚人皆知之乞俯從
典禮則兩全矣章宗從之上封事者言提刑司可罷暉上
疏曰陛下即位因民所利更法立制無慮數十百條提刑
之設政之大者若為浮議所搖則內外無所取信唐開元

中或請選擇守令採訪使姚崇奏十道採訪猶未盡得
人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守令皆稱其職然則提
刑之任誠不可罷擇其人而用之生民之大利國家之長
策也因舉漢刺史六條以奏上曰卿言與朕意合禮部尚
書孫即康鞠治鎬王永中事還奏有詔復訊群臣舉暉及
兵部侍郎烏古論慶壽上使參知政事馬琪諭暉曰百官
舉閱實鎬王事要勿屈抑其人亦不可虧損國法上因謂
宰臣曰鎬王視永蹈為輕馬琪曰人臣無將由是永中之
獄決矣霍王從彛母早死温妃石抹氏養之明昌六年温
妃薨上問從彛喪服暉奏慈母服齊衰三年桐杖布冠禮

也從彛近親至尊壓降與臣下不同乞於未葬以前服白布衣絹巾既葬止用素服終制朝會從吉上從其奏承安元年八月壬子上召暉至內殿問曰南郊大祀今用度不給俟他年可乎暉曰陛下即位于今八年大禮未舉宜亟行之上曰北方未寧致齋之際有不測奏報何如對曰豈可逆度而妨大禮今河平歲豐正其時也上復問曰僧道三年一試八十而取一不亦少乎對曰此輩浮食無益有損不宜滋益也上曰周武帝唐武宗後周世宗皆賢君其壽不永雖曰偶然似亦有因也對曰三君矯枉太過今不毀除不崇奉是為得中矣是歲郊見上帝馬頰之翰林修

撰路鐸論胥持國不可再用因及董師中趨走持國及丞相襄之門上曰張暉父子必不如是也三年為御史大夫懇辭不許明年坐奏事不實奪一官解職起為安武軍節度使致仕例給半俸久之暉不復請遂止暉自妻卒後不復娶亦無姬侍齋居與子行簡講論古今諸孫課誦其勤至夜令乃罷以為常歷太常禮部二十餘年最明古今禮學家法為士族儀表子行簡行信行信自有傳

行簡字敬甫穎悟力學淹貫經史大定十九年進士第除應奉翰林文字丁母憂歸葬益都杜門讀書人莫見其面服除復任章宗即位轉修撰進讀陳言文字攝太常

士夏國遣使陳慰欲致祭大行靈殿行簡曰彼陳慰非專祭不可廷議遣使橫賜高麗比遣使報哀彼以細故邀阻且出慢言俟移問還報橫賜未晚徒單克寧違其言深器重之轉翰林修撰與路伯達俱進讀陳言文字累遷禮部郎中司天臺劉道用改進新曆詔學士院更定曆名行簡奏乞覆校測驗俟將來月食無差然後賜名詔翰林侍講學士党懷英等覆校懷英等校定道用新曆明昌三年不置閏即以閏月爲三月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金木星俱在危十三度道用曆在十三日差一日三年四月十六日夜月食時刻不同道用不曾考驗古今所記比證事迹輒以

進不可用道用當徒一年收贖長行彭徽等四人各杖八十罷去群臣屢請上尊號章宗不從將下詔以示四方行簡奏曰往年飢民棄子或旬以與人其後詔書官爲收贖或其父母衣食稍充即識認官亦斷與之自此以後饑流離道路人不肯收養肆爲捐瘠餓死溝中伏見近代禦災詔書皆曰以後不得復取今乞依此施行上是其言詔中書行之久之兼同修國史改禮部侍郎提點司天臺直學士同修史如故行簡言唐制僕射宰相生日百官班致賀降階各拜國朝皇太子元正生日三師三公宰執以下須群官同班拜賀皇太子立受不拜今尚書省空

執生日分六品以下別爲一班揖賀宰執坐卷揖左右司
郎中五品官廷揖亦坐答之臣謂身坐舉手卷揖近於坐
之心也宰執受賀其禮乃重於皇太子恐於義未安別嫌明
微禮之大節伏請宰執生日令三品以下官同班賀宰執
起立依見三品官儀式通答揖上曰此事何不早辨正之
都省擅行卿論之是矣行簡對曰禮部某嘗參酌古今
典禮擬定儀式若廷不從輒改以奏下尚書省議遂用之
宰執生日三品以下羣官通班賀起立答之自此始行簡
轉對因論典故之學乞於太常博士之下置檢閱官二員
通禮學資淺者使爲之積資乃遷博士又曰今雖有國朝

曰此止

集禮至於食貨官職兵刑沿革未有成書乞定會要以示
無窮承安五年遷侍講學士同修史提點司天如故泰和
二年爲宋主生日副使上召生日使完顏瑋戒之曰卿過
界勿飲酒每事聽於行簡謂行簡曰宋人行禮好事末節
苟有非是皆湏正之舊例所有不可不至上復曰頗聞前
奉使者過淮每至中流即以分界爭渡船此殊非禮卿自
戒舟人且語宋使曰兩國和好久矣不宜爭細故傷大體
丁寧諭之使悉此意也四年詔曰每奏事之際湏令張行
簡常在左右五年羣臣復請上尊號上不許詔行簡作批
答因問行簡宋范祖禹作唐鑑論尊號事行簡對曰司馬

光亦嘗諫尊號事不若祖禹之詞深至以謂臣子生謚君父頗似慘切上曰卿用祖禹意答之仍曰太祖雖有尊號太宗未嘗受也行簡乞不拘對偶引祖禹以微見其意從之其文深雅甚得代言之體改順天軍節度使上謂行簡曰卿未更治民今至保州民之情偽卒難臆度如何治之則可對曰臣奉行法令不敢違失獄訟之事以情察之鈐制公吏禁抑豪猾以鎮靜為務庶幾萬分之一上曰在任半歲或一年所得利害上之行簡到保州上書曰比者括官田給軍既一定矣有告欲別給者輒從其告至今未已名曰官田實取之民以與之律彼與此徒啓爭端臣所管已撥深澤縣地三百餘頃復告水占沙鹹者三之若悉從之何時可定臣謂當限以月日不許再告為使下尚書省議奏請如實有水占河塌不可耕種本路及運司佐官按視尚書省下按察司覆同然後改撥若沙鹹瘠薄當準已撥為定制曰可六年召為禮部尚書兼侍講同修國史必書監進太一新曆詔行簡校之七年上遣中使馮賢童以實封御札賜行簡曰朕念鎬鄭二王誤于天常白貽伊戚葦葦郊野多歷年所朕甚悼焉欲追復前爵備禮改葬卿可詳閱唐貞觀追贈隱巢并前代故事密封以聞又曰欲使石古乃於威州擇地營葬歲時祭奠兼命衛王諸子

中立一人爲鄭王後謹其祭祀此事既行理須降詔御草
詔文大意一就封進行簡乃具漢淮南厲王長楚王英唐
隱太子建成巢刺王元吉譙王重福故事爲奏進詔草
遂施行焉累遷太子太保翰林學士承旨尚書修史如故
貞祐初轉太子太傅上書論議和事其略曰東海郡侯嘗
造約和較計細故遷延不決今都城危急豈可拒絕臣願
更留聖慮包荒含垢以救生靈或如遼宋相爲敵國歲奉
幣帛或二三年以繼選忠實辨捷之人往與議之庶幾有
成可以紓患是時百官議者雖有異同大槩以和親爲主
焉莊獻太子葬後不置宮師官升承旨爲二品以寵行簡

兼職如故三年七月朝廷備防秋兵械令內外職官不以
丁憂致仕皆納弓箭行間上書曰弓箭非通有之物其清
貧之家及中下監當丁憂致仕安有所謂如法軍器今繩
以軍期補弊修壞以求應命而已與倉猝製造何以異哉
若於隨州郡及猛安謀克人戶拘括擇其佳者買之不足
則令職輸所買之價庶不擾而事可辦左丞相僕散端平
章政事高琪盡忠右丞賈益謙皆曰丁憂致仕者可以免
此權參政烏古論德升曰職官久享爵祿軍興以來曾無
寸補處事已行而復改天下何所取信是議也丁憂致仕
官竟得免是歲卒贈銀青榮祿大夫謚文正行簡端慤慎

密爲人主所知自初入翰林至太常禮部典首舉終身縉紳以爲榮與弟行信同居數十年人無間言所著文章十五卷禮例纂一百二十卷會同朝獻禘祫喪葬皆有記錄及清臺書彙戒嚴爲善自公等記藏于家

贊曰張疇行簡世爲禮官世習禮學其爲禮也行於家庭講於朝廷施用於鄰國無不中度古者官有世掌學有專門金諸儒臣唯張氏父子庶幾無愧於古乎

賈益謙字彥亨沃州人也本名守謙避哀宗諱改爲大定十年詞賦進士歷仕州郡以能稱明昌間入爲尚書省令史累遷左司郎中童宗諭之曰汝自知除至居是職左司

事不爲不練凡百官行止資歷固宜照勘勿使差繆若武庫署直長移刺郝自平定州軍事判官召爲典與副轄在職才五月降授門山縣簿尉朕比閱貼黃行止乃俱書作一十三月行止尚如此失實其如選法何蓋是汝不用心致然爾今姑杖知除掾汝勿復犯之五年爲右諫議大夫上言提刑司官不須遣監察體訪宜據其任內行事考其能否而升黜之上曰卿之言其有所見乎守謙對曰提刑官若不稱職衆所共知且其職與監察等臣是故言之上嘉納焉是年夏上將幸景明宮清暑守謙連上疏極諫之上御後閣召守謙入對稱旨進兼尚書吏部侍郎時錫三

以疑忌下獄上怒甚朝臣無敢言者守謙上章論其不可
言極懇切上諭之曰汝言諸王皆有覲心而游其門者不
無橫議此何等語固當罪汝以汝前言事亦有當處故免
既而以議衛王事有違上意解職削官三階承安元年七
月降為寧化州刺史五年八月改為山東路按察使轉河
北西路轉運使泰和三年四月召為御史中丞四年三月
出為定武軍節度使八年六月復為御史中丞八月改吏
部尚書九月詔守謙等一十三員分詣諸路與本路按察
司官一員同推排民戶物力上召見於香閣喻之曰朕選
卿等隨路推排除推收外其新強銷之戶雖集衆推唱然

銷乏者勿銷不盡如一戶元物力三百貫今蠲減二百五
十貫猶有不能當新強者勿添盡量存氣力如一戶添三
百貫而止添二百貫之類卿等宜各用心百姓應當賦役
十年之間利害非細苟不稱所委治罪當不輕也尋出知
濟南府移鎮河中大安末拜參知政事貞祐二年二月改
河東南路安撫使俄知彰德府三年召為尚書省右丞會
宣宗始遷汴梁益謙乃建言汴之形勢惟恃大河今河朔
受兵群盜並起宜嚴河禁以備不虞凡自北來而無公憑
者勿聽渡是時河北民遷避河南者甚衆侍御史劉元規
上言僑戶宜與土民均應差役上留中而自以其意問宰

臣丞相端平章盡忠以為便益謙曰僑戶應後甚非計也
蓋河北人戶本避兵而采兵稍息即歸矣今旅寓倉皇之
際無以為生若又與地者者並應供億必騷動不能安居
夫豈主上矜恤流亡之意乎上甚嘉賞曰此非朕意也因
出元規章示之三年八月進拜尚書左丞四年正月致仕
居鄭州興定五年正月尚書省奏章宗實錄已進呈衛王
事迹亦宜依海陵庶人實錄纂集成書以示後世制可初
胡沙虎弑衛王立宣宗一時朝臣皆謂衛王失道天命絕
之虎實無罪且有推戴之功獨張行信抗章言之不報舉
朝遂以為諱及是史官謂益謙嘗事衛王宜知其事乃遣
編修一人就鄭訪之益謙知其旨謂之曰知衛王莫如我
然我聞海陵被弑而世宗立大定三十餘年禁近能暴海
陵螫惡者輒得美仕故當時史官脩實錄多所附會衛王
為人勤儉慎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及者多矣吾知此
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議偉之正
大三年年八十薨三子賢卿頤卿翔卿皆以門資入仕
贊曰賈益謙於衛紹王可謂盡事君之義矣海陵之事君
子不無憾焉夫正隆之為惡暴其大者斯亦足矣中葺之
醜尤不絕書誠如益謙所言則史亦可為取富貴之道乎
嘻其甚矣傳曰不有廢者其何以興

劉炳葛城人每讀書見前古忠臣烈士爲國家畫策慮萬
世安輒歎息景慕貞祐三年中進士第即日上書條便宜
十事其一曰任諸王以鎮社稷臣觀往歲王師屢戰屢劔
率皆自敗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才旣無靖難之謀
又無効死之節外託持重之名而內爲自安之計擇驍果
以自隨委疲懦以臨陣陣勢稍動望塵先奔士卒從而大
潰朝廷不加詰問輒爲益兵是以法度日紊倉庾日虛閭
井日凋土地日蹙自大駕南巡遠近相望益無固志吏任
河北者以爲不幸逡巡退避莫之敢前昔唐天寶之末洛
陽潼關相次失守皇輿夜出向非太子起趨靈武率先諸

將則西行之士當終老於劔南矣臣願陛下擇諸王之英
明者總監天下之兵北駐重鎮移檄遠近戒以軍政則四
方聞風者皆將自奮前死不避折衝厭難無大於此夫人
情可以氣激不可以力使一卒先登則萬夫齊奮此古人
所以先身教而後威令也二曰結人心以固基本天子惠
人不在施予在于除其同患因所利而利之今艱危之後
易於爲惠因其欲安而慰撫之則忠誠親上之心當益加
於前日臣願寬其賦役信其號令凡事不便者一切停罷
將遣重臣按行郡縣延見耆老問其疾苦選廉正黜貪殘
拯貧窮卹孤獨勞來還定則効忠徇義無有二志矣故曰

安民可與行義危民易與爲亂惟陛下留神三曰廣收人財以備國用備歲寒者必求貂狐適長塗者必畜騏驥河高陝西車駕臨幸當有以大慰士民之心其有操行爲民望者稍擢用之平居可以勵風俗緩急可以備驅策昭示新恩易民觀聽陰係天下之心也四曰選守令以安百姓郡守縣令天子所恃以爲治百姓所依以爲命者也今衆庶已敝官吏庸暗無安利之才令暴昏亂與姦爲市公有斗粟之賦私有萬錢之求遠近訾訾無所控告自今非才器過人政迹卓異者不可使在此職親勲故舊雖望隆資高不可使爲長吏則賢者喜於用益盡其能不肖者愧慕而思自勵矣五曰褒忠義以勵臣節忠義之士奮身効命力盡城破而不少屈事定之後有司略不加省棄職者顧以恩貸死事者反不見錄天下何所慕憚而不爲自安之計邪使爲臣者皆知殺身之無益臨難可以苟免甚恭國家之利也六曰務農力本以廣蓄積此最強兵富民之要術當今之急務也七曰崇節儉以省財用今海內虛耗田疇荒蕪廢奢從儉以紓生民之急無先於此者八曰去冗食以助軍費兵革之後人物凋喪者十四五郡縣官吏署置如故甚非審權救弊之道九曰修軍政以習守戰自古名將料敵制勝訓練士卒故可使赴湯蹈火百戰不殆

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服習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主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可不慎哉十曰修城池以備守禦保障國家惟都城與附近數郡耳此地不守是無河朔矣黃河豈足恃哉書奏宣宗異焉復試之曰河北城邑何術可保兵民雜居何道可和鈔法如何而通物價如何而平炳對大略以審擇守將則城邑固兵不侵民則兵民和歛散相權則鈔法通勸農薄賦則物價平宣宗雖異其言而不能用但補御史臺令史而已

論曰劉炳可謂能言之士矣宣宗召試既不失對而以臺令史賞之足以倡士氣乎

米虎高琪或作高乞西北路猛安人大定二十七年充護衛轉十人長出職河間都總管判官召為武衛軍鈐轄遷宿直將軍除建州刺史改同知臨洮府事泰和六年伐宋與彰化軍節度副使把回海備鞏州諸鎮宋兵萬餘自鞏州輓轡嶺入高琪奮擊破之賜銀百兩重綵十端青宜可內附詔知府事石抹仲溫與高琪俱出界與青宜可合兵進取詔高琪曰汝年尚少近聞與宋人力戰奮勇朕甚嘉之今與仲溫同行出界如其成功高爵厚祿朕不吝也詔封吳曦為蜀國王高琪為封冊使詔戒諭曰卿讀書解事

蜀人亦識威名勿以財賄動心失大國體如或隨去奉
有違禮生事帥與喬宇體察以聞使還加都統號平南處
威將軍宋安丙遣李孝義率步騎三萬攻秦州先以萬人
圍皂角堡高琪赴之宋兵列陣山谷以武車為左右翼伏
弩其下來逆戰既合宋兵陽却高琪軍見宋兵伏不得前
退整陣宋兵復來凡五戰宋兵益堅不可以得志高琪分
騎為二出者戰則止者俟止者出則戰者還還者復出以
更久之遣蒲察桃思刺潛兵上山自山馳下合擊大破宋
兵斬首四千級生擒數百人李孝義乃解圍去宋兵三千
攻馬連寨以窺秋池遣夾谷福壽擊走之斬七百餘級太

安二年累官秦州刺史以亂軍三千屯通玄門外未幾升
縉山縣為鎮州以高琪為防禦使權元帥右都監所部亂
軍賞賚有差至寧元年八月尚書左丞完顏綱將兵十萬
行省於縉山敗績貞祐初遷元帥右監軍閏月詔高琪曰
聞軍事皆中覆得無失機會乎自今當即行之朕但責成
功耳是月被詔自鎮州移軍守禦中都迤南次良鄉不得
前乃還中都每出戰輒敗紇石烈執中戒之曰汝連敗矣
若再不勝當以軍法從事及出果敗高琪懼誅十月辛亥
高琪自軍中入遂以兵圍執中第殺執中持其首詣闕待
罪宣宗赦之以為左副元帥一行將士遷賞有差丙寅詔

曰胡沙虎畜無君之心形迹露見不可盡言武衛副使提
舉近侍局慶山奴近侍局使斜烈直長撒合鞏索曾陳奏
左道圖之斜烈漏此意於接察判官胡魯胡魯以告翰林
學士訛出訛出達於高琪今日十五日將胡沙虎戮訖惟
恐臣庶將恐有疑肆降札書不匿厥旨論者謂高琪專殺
故降此詔頃之拜平章政事宣宗論馬政顧高琪曰往歲
市馬西夏今肯市否對曰木波畜馬甚多市之可得括緣
邊部落馬亦不少矣宣宗曰盡括邊馬緩急如之何閔三
日復奏曰河南鎮防二十餘軍計可得精騎二萬緩急亦
足用宣宗曰馬雖多養之有法習之有時詳論所司令加

意也貞祐二年十一月宣宗問高琪曰所造軍器往往不
可用此誰之罪也對曰軍器美惡在兵部材物則戶部工
匠則工部宣宗曰治之且將敗事宣宗問楊安兒事高琪
對曰賊方據險臣令主將以石墻圍之勢不得出擒在旦
夕矣宣宗曰可以急攻或力戰突圍我師必有傷者應奉
翰林文字完顏素蘭自中都議軍事還上書求見乞屏左
右故事有奏密事輒屏左右先是太府監丞游茂以高琪
威權太重中外畏之常以為憂因入見屏人密奏請裁抑
之宣宗曰既委任之權安得不重茂退不自安復欲結高
琪詣其第上書曰宰相自有體豈可以此生人主之疑招

天下之議恐高琪不相信復曰茂嘗聞見主上實惡相公
權重相公若能用茂當使上不疑而下無所議高琪聞茂
嘗請間屏人奏事疑之乃具以聞游茂論死詔免死杖一
百除名自是凡屏人奏事必令近臣一人侍立及素蘭請
密召至近侍局給筆札使書所欲言少頃宣宗御便殿見
之惟留近侍局直長趙和和侍立素蘭奏曰日者元帥府
議削伯德文哥兵權朝廷乃詔領義軍改除之命拒而不
受元帥府方欲討捕朝廷復赦之且不令隸元帥府不知
誰爲陛下畫此計者臣自外風聞皆出平章高琪宣宗曰
汝何以知此事出於高琪素蘭曰臣見文哥與永清副提

控劉溫牒云差人張希韓至自南京道副樞平章處分已
奏令文哥隸大名行省毋遵中都帥府約束溫即具言於
帥府然則文哥與高琪計結明矣上領之素蘭復奏曰高
琪本無勳望嚮以畏死擅殺胡沙虎計出於無聊耳妬賢
能樹黨與竊弄威權自作威福去歲都下書生樊知一詣
高琪言亂軍不可信恐生亂高琪以刀杖決殺之自是無
復敢言軍國利害者使其黨移刺塔不也爲武寧軍節度
使招亂軍已而無功復以爲武衛軍使以臣觀之此賊滅
亂紀綱戕害忠良實有不欲國家平治之意惟陛下斷然
行之社稷之福也宣宗曰朕徐思之素蘭出被戒曰慎

泄也四年十月大元大兵取潼關次嵩汝問待闕臺院令
史高疑上書曰向者河朔敗績朝廷不時出應此失機會
一也及深入吾境都城精兵無慮數十萬若効命一戰必
無今日之憂此失機會二也既退之後不議追襲此大機
會三也今已度關不亟進禦患益深矣命平章政事高
琪為帥以厭衆心不報御史臺言兵踰潼關峭沔深入重
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
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
以城守為事中部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况公私蓄積視中
都百不及一此正存心為國憂心也不攻京城而縱其別攻

州縣是猶火在腹心撥置手足之上均一身也願陛下
察之請以陝西兵扼拒潼關與右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
為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人各付精兵數千隨
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詔付尚書省高
琪奏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寢高琪止
欲以重兵屯駐南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也宣宗惑
之計行言聽終以自斃未幾進拜尚書右丞相奏曰凡監
察有失糾彈者從本法若人使入國私通言語說知本國
事情宿衛近侍官承應人出入親王公主宰執之家災傷
闕食體究不實致傷人命轉運軍儲而有私載及考覈

人關防不嚴者並的杖在京犯至兩次者臺官減監察二
等論贖餘止坐專差者任滿日議定升降若任內有漏察
之事應的決者依格雖為稱職止從平常平常者從降罰
制可高琪請修南京裏城宣宗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
雖完固能獨安乎初陳言人王世安獻攻取盱眙楚州
樞密院奏乞以世安為招撫使選謀勇二三人同往淮南
招紅襖賊及淮南宋官宣宗可其奏詔泗州元帥府遣人
同往與定元年正月癸未宋賀正旦使朝辭宣宗曰聞息
州透漏宋人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為亂宋人何敢犯我高
琪請伐之以廣疆土上曰朕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

外討高琪謝曰今雨雪應期皆聖德所致而能包容小國
天下幸甚臣言過矣四月遣元帥左都監烏古論慶壽發
樞密院事完顏賽不經略南邊尋復下詔罷兵然自是與
宋絕矣與定元年十月右司諫許古勸宣宗與宋議和宣
宗命古草牒以示宰臣高琪曰辭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
不足取遂寢集賢院諮議官呂鑑言南邊屯兵數十萬自
唐鄧至壽泗沿邊居民逃亡殆盡兵士亦多亡者亦必火
煙絕少故也臣嘗比監息州權場每場所獲布帛數千匹
銀數百兩大計布帛數萬匹銀數千兩兵興以來俱失之
矣夫軍民有逃亡之病而國家失日獲之利非計也今隆

冬沍寒吾騎得騁當重兵屯境上馳書諭之誠爲大優若
俟春和則利在於彼難與議矣昔燕人獲趙王趙遣辯士
說之不許一牧豎請行趙王乃還孔子失馬馭卒得之入
無貴賤苟中事機皆可以成功臣雖不肖願効牧豎馭卒
之智伏望宸斷詔尚書省高琪曰鑑狂妄無稽但其氣
岸可尚宜付陝西行省備任使制可十二月胥鼎諫伐宋
語在鼎傳高琪曰大軍已進無復可議遂寢二年胥鼎止
書諫曰錢穀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天子總大綱責成功而
已高琪曰陛下法上天行健之義憂勤庶務夙夜不遑乃
太平之階也鼎言非是宣宗以南北用兵深以爲憂右司

詔呂造上章乞詔內外百官各上封事直言無諱或時召
見親爲訪問陛下博采兼聽以盡群下之情天下幸甚宣
宗嘉納詔集百官議河北陝西守禦之策高琪心忌之不
用一言是時築汴京城裏城宣宗問高琪曰人言此役恐
不能就如何高琪曰終當告成但其濠未及浚耳宣宗曰
無濠可乎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
宣宗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爲善高琪無以對高琪
自爲宰相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高汝礪相唱和高琪主
機務高汝礪掌利權附已者用不附已者斥凡言事忤意
及負材力或與已頡頏者對宣宗陽稱其才使幹當於河

北陰置之死地自不兼樞密元帥之後常欲得兵權遂力
勸宣宗伐宋置河北不復為意凡精兵皆置河南苟且歲
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平章政事英王守純欲
發其罪密召右司員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鮮石魯刺令史
蒲察胡魯謀之石魯刺胡魯以告尚書省都事僕散奴失
不僕散奴失不以告高琪英王懼高琪黨與遂不敢發頃
之高琪使奴賽不殺其妻乃歸罪於賽不送開封府殺之
以滅口開封府畏高琪不敢發其實賽不論死事覺宣宗
又聞高琪姦惡遂因此事誅之時興定三年十二月也尚
書省都事僕散奴失不以英王謀告高琪論死蒲鮮石魯
刺蒲察胡魯各杖七十勒停初宣宗將遷南欲置紮軍于
平州高琪難之及遷汴戒彖多厚撫此軍彖多輒殺紮軍
數人以至于敗宣宗末年嘗曰壞天下者高琪彖多也終
身以為恨云

移刺塔不也東北路猛安人明昌元年累官西上閣門使
二年襲父謀克泰和伐宋有功遷授同知慶州事權迪列
紮詳穩丁父憂起復西北路招討判官改尚輦局使曹王
傳貞祐二年遷武寧軍節度使招徠中都紮軍無功平章
高琪訖之召為武衛軍都指揮使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
蘭嘗面奏高琪黨比語在高琪侍尋知河南府事兼副統

軍徙彰化軍節度使上言盡籍山東河間大名猛安人為兵老弱城守壯者捍禦又言河東地險人勇步兵為天下冠可盡調以戍諸隘從之自是河東郡縣屯兵少不可守矣改知臨洮府事兼陝西副統軍貞祐三年十一月破夏兵于熟羊寨平章高琪率宰臣入賀曰塔不也以少敗衆蓋陛下威德所致宣宗曰自古興國皆賴忠賢今茲之功皆將率諸賢之力也乃以塔不也為勸農使兼知平涼府事進階銀青榮祿大夫四年伐西夏攻威靈安會等州興定元年知慶陽府事三年遷元帥左都監卒

論曰高琪擅殺執中宣宗不能正其罪又曲為之說以詔臣下就其事論之人君欲誅大臣而與近侍密謀于官中已非其道謀之不密又為外臣所知以告敗軍之將因殺之以為說此可欺後世邪金至南渡譬之疋羸病人元氣無幾琪喜吏而惡儒好兵而厭靜沮遷紘之議破和宋之謀正猶繆醫投以烏喙附子祇速其亡耳使宣宗於擅殺之日即能伸大義而誅之何至誤國如是邪

金史一百七十四

列傳第四十五

金史一百七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高汝礪

張行信

高汝礪字巖夫應州金城人登大定十九年進士第蒞官
有能聲明昌五年九月章宗詔宰執舉奏中外可為刺史
者上親閱闕點注蓋取兩員同舉者升用之於是汝礪自
同知絳陽軍節度事起為石州刺史承安元年七月入為
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時侍臣皆趨避上所御涼
忽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奏事舉上謂宰臣曰

高汝礪不進扇可謂知體矣未幾擢為左諫議大夫
調軍須郡縣有司或不得人追胥走卒利其事急規
賂深為民害建言自今若因兵調發有犯者乞權依
推排受財法治之庶使小人有所畏懼二年六月定
制因軍前差發受財者一貫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
年十貫處死從汝礪之言也時遇奏事臺臣亦令迴
避汝礪乃上言國家置諫臣以備侍從蓋欲周知時
政以參得失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故唐制凡中書
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必遣諫官隨之俾預聞政事
冀其有所開說今省臺以下遇朝奏

一切迴避與諸侍衛之臣依進旅退殿廷論事初
莫得聞及其已行又不詳其始末遂事而諫斯亦難
矣顧諫職為何如哉若曰非材擇人可也豈可置之
言責而踈遠若此乞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諫官得以
預聞庶望少補且修注之職掌記言動俱當一體上
從之又言年前十月嘗舉行推排之法尋以踰時而
止誠知聖上愛民之深也切聞周制以歲時定民之
衆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數于小司徒以施政教以行
徵令三年則天下大比按為定法伏自大定四年通
檢前後迄今三十餘年其間雖兩經推排其浮財物力
惟憑一時小民之語以為增減有司惟務速定不復
推究其實由是豪強有力者符同而幸免貧弱寡

者抑屈而無訴况近年以來邊方屢有調發貧戶益多如
止循例推排緣去歲條理已行人所通知恐新強之家預
為請囑狡獪之人冀望至時同辭推唱或虛作貧乏故以
產業低價質典及將財物徙置他所權止營運如此姦弊
百端欲望物力均一難矣欲革斯弊莫若據實通檢預令
有司照勘大定四年條理嚴立罪賞截日立限關防禁約
其間有可以輕重者斟酌行之去煩碎而就簡易戒搔擾
而事鎮靜使富者不得以苟避困者有望於少息則賦稅
易辦人免不均之患矣詔尚書省竢邊事息行之是歲十
月上諭尚書省遣官詣各路通檢民力命戶部尚書賈執

斟酌

剛與汝礪先推排在都兩警巡院令諸路所差官視以為
法馬尋為同知大興府事四年十二月為陝西東路轉運
使泰和元年七月改西京路轉運使二年正月為北京臨
潢府路按察使四年二月遷河北西路轉運使十一月進
中都路都轉運使六年六月拜戶部尚書時鈔法不能流
轉汝礪隨事上言多所更定民甚便之語在食貨志上嘉
其議勅尚書省曰內外百官所司不同此應詔言事者不
啻千數俱不達各司利害汗漫陳說莫能詳盡近惟戶部
尚書高汝礪論本部數事並切事情皆已行之其論內外
百司各究利害舉明若可舉而不即申聞以致上司舉行

者量制其罰貞祐二年六月宣宗南遷次邯鄲拜汝礪爲
參知政事次湯陰上聞汴京穀價騰踴慮扈從人至則愈
貴問宰臣何以處之皆請命留守司約束汝礪獨曰物價
低昂朝夕或異然糶多糶少則貴蓋諸路之人輻湊河南
糶者既多安得不貴若禁止之有物之家皆將閉而不出
商旅轉販亦不復入城則糶者益急而貴益甚矣事有難
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難得者穀也多而易致者鈔也自當
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多方開誘務使出粟更鈔例穀價自
平矣上從之三年五月朝廷議徙河北軍戶家屬於河南
留其軍守衛郡縣汝礪言此事果行但便於豪強家耳貧
戶豈能徙且安土重遷人之情也今使盡赴河南彼一旦
去其田園扶携老幼驅馳道路流離失所豈不可憐且所
過百姓見軍戶盡遷必將驚疑謂國家分別彼此其心安
得不搖况軍人已去其家而令護衛他人以情度之其不
肯盡心必矣民至愚而神者也雖告以衛護之意亦將不
信徒令交亂俱不得安此其利害所繫至重乞先令諸道
元帥府宣撫司總管府熟論可否如無可疑然後施行不
報軍戶既遷將括地分授之未有定論上勅尚書省曰北
兵將及河南由是盡起諸路軍戶共圖保守今既至矣糧
食所當必與然未有以處之可分遣官聚耆老問之其將

益賦或與之田二者孰便又以諭汝礪旣而所遣官言農
民並稱比年以來租賦已重若更益之力實不足不敢復
佃官田願以給軍於是汝礪奏遷徙軍戶一時之事也民
佃官田久遠之計也河南民地官田計數相半又多全佃
官田之家墳塋莊井俱在其中率皆貧民一旦奪之何以
自活夫小民易動難安一時避賦遂有此言及其與人即
前日之主今還為客能勿悔乎悔則忿心生矣如山東撥
地時腴田沃壤盡入勢家瘠惡者乃付貧戶無益於軍而
民則有損至於互相憎疾今猶未已前事不遂足為明戒
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糧之半復以係官荒田牧馬草地
量數付之令其自耕則百姓免失業之艱而官司不必為
厲民之事矣且河南之田最宜麥今雨澤霑足正播種之
時誠恐民疑以誤歲計宜早決之上從其請尋遷尚書右
丞時上以軍戶地當撥付使得及時耕墾而汝礪復上奏
曰在官荒田及牧馬地民多私耕者今正藝麥之時彼知
將以與人必皆棄去軍戶雖得亦已逾時徒成曠廢若候
畢功而後撥量收所得以補軍儲則公私俱便乞盡九月
然後遣官十月汝礪言今河北軍戶徙河南者幾百萬口
人日給米一升歲率三百六十萬石半給其直猶支粟三
百萬石河南租地計二十四萬頃歲徵粟纔一百五十六

萬有奇更乞於經費之外倍徵以給仍以係官閑田及牧馬地可耕者畀之奏可乃遣右司諫馮開等分詣諸郡就給之人三十畝以汝礪總之既而括地官還皆曰頃畝之數甚少且瘠惡不可耕計其可耕者均以與之人得無幾又僻遠處不免徙就之軍人皆以為不便汝礪遂言於上詔有司罷之但給軍糧之半而半折以實直焉四年正月拜尚書左丞連上表乞致仕皆優詔不許會朝廷議發兵河北護民芟麥而民間流言謂官將盡取之上聞以問宰職曰為之奈何高琪等奏若令樞密院遣兵居其衝要鎮遺土寇仍許收逃戶之田則軍民兩便或有警急軍士亦必盡心汝礪曰甚非計也蓋河朔之民所恃以食者惟此麥耳今已有流言而復以兵往是益使之疑懼也不若聽其自便令宣撫司禁戢無賴不致侵擾足矣逃戶田今有司收之以充軍儲可也乃詔遣戶部員外郎裴滿蒲刺都閱視田數及訪民願發兵與否還奏臣西由懷孟東抵曹軍麥苗苦亦無多訊諸農民往往自為義軍臣即宣布朝廷欲發兵之意皆感戴而不願也於是罷之汝礪以數乞致仕不從乃上言曰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今天下既退正完葺關隘簡練兵士之時須得通敏經綸之本為籌畫俾濟中興伏見尚書左丞兼行樞密副使胥鼎

擅衆長身兼數器乞召還朝省不從時高琪欲從言事者
歲闕民田徵租朝廷將從之汝礪言臣聞治大國者若烹
小鮮最為政之善喻也國朝自大定通檢後十年一推物
力惟其貴簡靜而重勞民耳今言者請如河北歲括實種
之田計數徵斂即是常時通檢無乃駭人視聽使之不安
乎且河南河北事體不同河北累經劫掠戶口亡匿田疇
荒廢差調難依元額故為此權宜之法蓋軍儲不加多且
地少而易見也河南自車駕巡幸以來百姓湊集凡有閒
田及逃戶所棄耕墾殆徧各承元戶輸租其所徵斂皆準
通推之額雖軍馬益多未嘗闕誤詎宜一槩動擾若恐豪

右蔽匿而逋征賦則有司檢括亦豈盡實但嚴立賞罰許
其自首及聽人告捕犯者以盜軍儲坐之地付告者自足
使人知懼而賦悉入官何必為是紛紛也抑又有大不可
者三如每歲檢括則夏田春量秋田夏量中間雜種亦且
隨時量之一歲中略無休息民將厭避耕種失時或止耕
膏腴而棄其餘則所收仍舊而所輸益少一不可也檢括
之時縣官不能家至戶到里胥得以暗通貨賂上下其手
虛為文具轉失其真二不可也民田與軍田犬牙相錯彼
或陰結軍人以相冒亂而朝廷止憑有司之籍僕使臨時
少於元額則資儲闕誤必矣三不可也夫朝廷舉事務在

必行既行而復中止焉是豈善計哉議遂寢興定元年十月
月上疏曰言者請姑與宋人議和以息邊民切以為非計
宋人多詐無實雖與文移往來而邊備未敢遽撤備既不
撤則議和與否蓋無以異或復憂以浮辭禮例之外別有
求索言涉不遜將若之何或曰大定間亦嘗先遣使今何
不可切謂時殊事異難以例言昔海陵師出無名曲在於
我是以世宗即位首遣高忠建等報諭宋主罷淮甸所侵
以修舊好彼隨遣使來書辭慢易不復奉表稱臣願還故
疆為兄弟國雖其樞密院與我帥府時通書問而侵軼未
嘗已也既而征西元帥合喜敗宋將兵璘姚良輔於德順

原州右丞相僕散忠義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敗李世輔
于宿州斬首五萬兵威大振世宗謂宰臣曰昔宋人言遣
使請和乘吾無備遂攻宿州今為我軍大敗殺戮過當故
不敢復通問朕哀南北生靈久困于兵本欲息民何較細
故其令帥府移書宋人以議和好宋果遣使告和以當時
堂堂之勢又無邊患竟免其奉表稱臣之禮今宋棄信背
盟侵我邊鄙是曲在彼也彼若請和於理為順豈當先發
此議而自示弱耶恐非徒無益反招謗侮而已十一月汝
礪言臣聞國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是以王者必先愛養
基本國家調發河南為重所徵稅租率常三倍于舊今省

部計歲收通寶不敷所支乃于民間科歛桑皮故紙錢士
十萬貫以補之近以通寶稍滯又加兩倍河南人戶農氏
居三之二今稅租猶多未足而此令復出彼不糶所當輸
租則必減其食以應之夫事有難易勢有緩急今急用而
難得者芻糧也出於民力其來有限可緩圖而易為者鈔
法也行于國家其變無窮向者大鈔滯更為小鈔小鈔弊
改為寶券寶券不行易為通寶從權制變皆由于上尚何
以煩民為哉彼悉力以奉軍儲已患不足而又添徵通寶
苟不能給則有逃亡民逃亡則農事廢兵食何自而得有
司不究遠圖而貪近效不固本原而較末節誠恐軍儲鈔
法兩有所妨臣非於鈔法不為意也非與省部故相違也
但以鈔法稍滯物價稍增之害輕民生不安軍儲不給之
害重耳惟陛下外度事勢俯察臣言特命有司減免則群
心和悅而未足之租有所望矣時朝廷以賈全苗道潤等
相攻不和將分界州縣別署名號以處之汝礪上書曰甚
非計也蓋河北諸帥多本土義軍一時權為隊長亦有先
嘗叛亡者非若素官於朝知禮義識名分之人也貪暴不
法蓋無足怪朝廷以時方多故姑牢籠用之庶使遺民少
得安息彼互相攻劫則勢寔弱勢力既弱則朝廷易制今
若分地而與之州縣官吏得輒署置民戶稅賦得擅徵收

則地廣者日益強狹者日益弱久之弱者皆併於強強者之地不可復奪是朝廷愈難制也昔唐分河朔地授諸叛將史臣謂其護養孽萌以成其禍此可為今日大戒也不若姑令行省羈縻和輯多方牽制使之不得逞異時邊事稍息氣力漸完若輩又何足慮哉議遂寢上嘗謂汝礪曰朕每見卿侍朝恐不任其勞許坐殿下而卿終不從何哉夫君臣相遇貴在誠實小謹區區朕固不較也汝礪以君臣之分甚嚴不敢奉命三年河南頗豐稔民間多積粟汝礪乃奏曰國家之務莫重於食今所在屯兵益衆而修築新城其費亦廣若不及此二年多方營辦防秋之際或乏

軍興乞於河南州府驗其物價低昂權宜立式凡內外四品以下雜正班散官及承應人免當徼使監官功酬或僧道官師德號度牒寺觀院額等並聽買之司縣官有能勸誘輸粟至三千石者將來注授升本榜首五千石以上遷官一階萬石以上升職一等並注見闕庶幾人知勸募多所收穫上從之同提舉權貨司王三錫建議權油高琪以用度方急勸上行之汝礪上言曰古無權法自漢以來始置鹽鐵酒權均輸官以佐經費末流至有筭舟車稅間架其征利之術固已盡矣然亦未聞權油也蓋油者世所共用利歸於公則害及於民故古今皆置不論亦厭苛細而

重煩擾也國家自軍興河南一路歲入稅租不啻加倍又有額徵諸錢橫泛雜役無非出於民者而更議權油歲收銀數十萬兩夫國以民為本當此之際民可以重困乎若從三錫議是以舉世通行之貨為權貨私家常用之物為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為良法切為聖朝不取也若果行之其害有五臣請言之河南州縣當立務九百餘所設官千八百餘員而胥隸工作之徒不與焉費既不貲而又創構屋宇奪買作具公私俱擾殆不勝言至於提點官司有升降決罰之法其課一虧必生抑配之弊小民受病益不能堪其害一也夫油之貴賤所在不齊惟其商旅轉販有無

相易所以其價常平人易得之今既設官各有分地輒相侵犯者有罪是使貴處常貴而賤處常賤其害二也民家日用不能躬自沽之而轉鬻者增取利息則價不得不貴而用不得不難其害三也鹽鐵酒醋公私所造不同易於分別惟油不然莫可辨記今私造者有刑捕告者有賞則無賴輩因之得以誣構良民枉陷於罪其害四也油斤所置屋宇作具用錢已多有司按業推定物力以給差賦今奪其具廢其業而差賦如前何以自活其害五也惟罷之使上是之然重違高琪意乃詔集百官議于尚書省戶部尚書高燮工部侍郎粘割荆山知開封府事溫迪罕二

等二十六人議同高琪禮部尚書楊雲翼翰林侍讀學士
趙秉文南京路轉運使趙瑄吏部侍郎趙伯成刑部郎中
姬世英右司諫郭著提舉倉場使時戩皆以為不可上曰
古所不行者而今行之是又生一事也其罷之十月賜金
鼎一重幣三四年三月拜平章政事俄而進拜尚書右丞
相監修國史封壽國公五年二月上表乞致政不許九月
上諭汝礪曰昨日視朝至午方罷卿老矣不任久立奏事
畢用寶之際可先退坐恐以勞致疾反妨議政也是月復
乞致仕上諭之曰丞相之禮盡矣然今廷臣誰如丞相者
而必欲求去乎姑留輔朕可也十月躡遷榮祿大夫仍諭
曰丞相數求去朕以社稷事重故堅留之丞相老矣而官
猶未至二品故特陞兩階十二月上復諭曰向朕以卿年
老視朝之日侍立為勞今用寶時退坐廊下而卿違之復
侍立終朝豈有司不為設榻耶卿其勉從朕意元光元年
四月汝礪跪奏事上命起曰卿大臣也所言皆社稷計朕
之責卿惟在盡誠何事小謹自今勿復爾也七月上謂宰
臣曰昔有言世宗太儉者或曰不爾則安得廣畜積章宗
時用度甚多而得不闕乏者蓋先朝有以遺之也汝礪因
進言曰儉乃帝王大德陛下言及此天下福也九月上又
謂宰臣曰有功者雖有微過亦當貸之無功者豈可貸耶

然有功者人喜謗議凡有以功過言於朕者朕必深求其實雖近侍為言不敢輕信亦未嘗徇一己之愛憎也汝礪因對曰公生明偏生暗凡人多徇愛憎不合公議陛下聖明故能如是耳二年正月復乞致政上面諭曰今若從卿始終之道俱盡於卿甚安在朕亦為美事但時方多故而朕復不德正賴舊人輔佐故未能遂卿高志耳汝礪固辭竟不許因謂曰朕每聞人有所毀譽必求其實汝礪對曰昔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及左右之嘗毀譽者由是群臣恐懼莫敢飾非齊國大治陛下言及此治安可期也二月上以汝礪年高免朝拜侍立久則憇于殿下仍勅

有司設榻焉三月又乞致仕復優詔不許迺謂群臣曰人有才堪任事而處心不正者終不足貴以礪對曰其心不正而濟之以才所請虎而翼者也雖古笑亦未易知上以為然他日復謂宰臣曰凡人處心善良而行事忠實斯為難得若言巧心偽亦復何用然善良者人又多目為平常汝礪對曰人材少全亦隨其所長取之耳上然之五月上問宰執以修完京城樓櫓事汝礪奏所用皆大木顧今難得方今計置上曰朕宮中剝殿有可用者即用之汝礪對以不宜毀上曰所居之外毀亦何害不愈於勞民遠致乎哀宗初即位諫官言汝礪欺君圖位天下所共嫉宜黜

之以厲百官哀宗曰昔惠帝言我不如高帝當守先帝法
耳汝礪乃先帝立以為相者又可黜歟又有按匿名書云
高某不退當殺之汝礪因是告老優詔不許正大元年三
月薨年七十一配享宣宗廟為人慎密廉潔能結人主知
然規中格法循嘿避事故為相十餘年未嘗有譴訶貪戀
不去當時士論頗以為譏云

張行信字信甫先名行忠避莊獻太子諱改焉行簡弟也
登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第累官銅山令明昌元年以廉擢
授監察御史泰和三年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俄簽河東
路按察司事四年四月召見于泰和殿行信因言二事一

依准曰移轉吏日以除民害一徐邳地下宜麥稅粟許納麥
以便民上是其言今尚書省議行之崇慶二年為左諫議
大夫時胡沙虎已除名為民賂遺權貴將復進用舉朝無
敢言者行信乃上章曰胡沙虎殘忍凶悖跋扈強梁媚結
近習以圖稱譽自其廢黜士庶莫不忻悅今若復用惟恐
為害更甚前日况利害之機更有大於此者書再上不報
及胡沙虎弒逆人甚危之行信坦然不顧也是歲九月宣
宗即位改元貞祐行信以皇嗣未立無以係天下之望上
疏曰自古人君即位必立太子以為儲副必下詔以生中
外竊見皇長子每遇趨朝用東宮儀衛及至丹墀還列

玉班況已除侍臣而今未定其禮可謂名不正言不順矣
昔漢文帝元年首立子啓為太子者所以尊祖廟重社稷
也願與大臣詳議酌前代故事蚤下明詔以定其位慎選
官僚輔成德器則天下幸甚上嘉納之胡沙虎誅上封事
言正刑賞辭載胡沙虎傳又言白兵興以來將帥甚難其
人願陛下令重臣各舉所知才果可用即賜召見褒顯獎
諭令其自效必有奮命報國者昔李牧為趙將軍功爵賞
皆得自專出攻入守不從中覆遂能北破大敵西抑強秦
今命將若不以文法拘繩中書案制委任書成使得盡其
智能則克復之功可望天上書其言時方擢任王守信賈

耐兒者為將皆鄙俗不材不曉兵律行信懼其誤國上疏
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者其嚴
如此今大兵縱橫人情恟懼應敵興理非賢智莫能任子
庸流猥蒙拔擢參預機務甚無謂也於是上皆罷之權元
帥右都監內族訛可率兵五千護糧通州遇兵輒潰行信
上章曰御兵之道無過賞罰使其臨敵有所慕而樂於進
有所畏而不敢退然後將士用命而功可成若訛可敗
宜明正其罪朝廷寬容一劫不問臣恐御兵之道未盡也
詔報曰卿意具悉訛可等已下獄矣時中都受兵方遣使
請和握兵者畏縮不敢戰曰恐壞和事行信上言和與

二事本不相干奉使者自專議和將兵者惟當主戰豈得
以和事為辭自崇慶來皆以和誤若我軍時肯進戰稍挫
其鋒則和事成也久矣頃北使既來然猶破東京略河東
今我使方行將帥輒按兵不動於和議卒無益也事勢益
急芻糧益艱和之成否蓋未可知豈當閉門坐守以待敵
哉宜及士馬尚壯擇猛將銳兵防衛轉輸往來拒戰使之
少沮則附近蓄積皆可入京師和議亦不日可成矣上心
知其善而不能行二年三月以朝廷括糧恐失民心上書
言近日朝廷令知大興府胥鼎便宜計畫軍食鼎因奏許
入納粟買官既又遣參知政事與屯忠孝括官民糧戶在

兩月餘悉令輸官酬以爵級銀鈔時有粟者或先具數示
鼎未及入官忠孝復欲多得以明己功凡鼎所籍者不除
兵數民甚苦之今米價踴貴無所從糴民糧止兩月又奪
之將不獨歸咎有司亦怨朝廷不察也大兵在邇人方危
懼若復無聊或生他變則所得不償所損矣上深善其言
即命與近臣往審處焉仍諭忠孝曰極知卿盡心于公然
國家本欲得糧今既得矣姑從人便可也四月遷山東東
路按察使兼轉運使仍權本路宣撫副使將行未入見上
御便殿見之奏曰臣伏見奧屯忠孝飾詐不忠臨事慘刻
與胡沙虎為黨歷數其罪且曰無事時猶曰相非也

况今多故可使斯人與政乎願即罷之上曰朕始即位進退大臣自當以禮卿語其親知諷令求去可也行信以告石司郎中把胡魯白忠孝忠孝不恤也三年二月改安武軍節度使兼冀州管内觀察使始至即上書言四事其一曰楊安兒賊黨日暮成擒蓋不足慮今日之急惟在收人心而已向之官軍討賊不分善惡一槩誅夷劫其資產掠其婦女重使居民疑畏逃聚山林今宜明勅有司嚴為約束毋令劫掠平民如此則百姓無不安之心姦人誑脅之計不行其勢漸消矣其二曰自兵亂之後郡縣官豪多能糾集義徒摧擊土寇朝廷以本處職任未幾遣人代

之夫舊者人所素服新者未必皆才緩急之間啓豐敗事自今郡縣闕員乞令尚書省選人擬注其舊官民便安者宜就加任使如資級未及令攝其職待有功則正授庶幾人盡其才事易以立其三曰掌軍官敢進戰者十無一二其或有之卽當責以立功不宜更授他職其四曰山東軍儲皆鬻爵所獲及或持勅牒求仕選曹以等級有不当鬻者往往駁退夫鬻所不當有司罪也彼何責焉况海岱重地群寇未平田野無所收倉廩無所積一旦軍餉不給復欲鬻爵其誰信之朝廷多用其議八月召爲吏部尚書九月改戶部尚書十二月轉禮部尚書兼同脩國史四年二

月爲太子少保兼前職時尚書省奏遼東宣撫副使完顏海奴言參議官王澮嘗言本朝紹高辛黃帝之後也昔漢祖陶唐唐祖老子皆爲立廟我朝迄今百年不爲黃帝立廟無乃愧於漢唐乎又云本朝初興旗幟尚赤其爲火德明矣丑德之祀闕而不講亦非禮經重祭祀之意臣聞於澮者如此乞朝廷議其事詔問有司行信奏曰按始祖實錄止稱自高麗而來未聞出於高辛今所據欲立黃帝廟黃帝高辛之祖借曰紹之當爲木德今乃言火德亦何謂也况國初太祖有訓因完顏部多尚白又取金之不變乃以大金爲國號未嘗議及德運近章宗朝始集百僚議之

而以繼亡宋火行之絕定爲土德以告宗廟而詔天下焉顧澮所言特狂妄者耳上是之八月上將祔享太廟詔依世宗十六拜之禮行信與禮官參定儀注上言宜從四十四拜之禮上嘉納焉語在禮志祭畢賜行信寶券二萬貫重幣十端諭之曰太廟拜禮朕初欲依世宗所行卿進奏章備述隨室讀祝殊爲中理向非卿言朕幾失之故特以是旌賞自今每事更宜盡心是年十二月行信以父疇卒去官興定元年三月起復舊職權參知政事六月真拜參知政事時高琪爲相專權用事惡不附己者衣冠之士動遭窘辱惟行信屢引舊制力諫其非會宋兵侵境朝廷議

遣使詳問高琪等以爲失體行信獨上疏曰今以遣使爲不當臣切惑之議者不過曰遣使則爲先示弱其或不報報而不遜則愈失國體臣獨以爲不然彼幸吾曩隙數肆侵掠邊臣以兵却之復來我大國不責以辭而敵以兵茲非示弱乎至於問而不報報而不遜曲自在彼何損於我昔大定之初彼嘗犯順世宗雖遣丞相烏者行省干汴實令元帥撒合輦先爲辭詰之彼遂伏罪其後宋主奪取國書朝廷復欲加兵丞相婁室獨以爲不可及刑部尚書梁肅衡命以往尋亦屈焉在章宗時猖狂最甚猶先理問而後用兵然則遣使詳問正國家故事何失體之有且國必

多艱戍兵滋久不思所以休息之如民力何臣書生無甚高論然事當機會不敢不罄其愚惟陛下察之上復令尚書省議高琪等奏行信所言固遵舊制然今日之事與昔不同詔姑待之已而高汝礪亦上言先遣使不便議遂寢語在汝礪傳時監察御史多被的決行信乃上言曰大定間監察坐罪大抵收贖或至奪俸重則外降而已間有的決者皆有爲而然當時執政程輝已嘗面論其非是又有勅旨監察職主彈劾而或看循者非謂凡失察皆然也近日無問事之大小情之輕重一槩的決以爲大定故實先朝明訓過矣於是詔尚書省更定監察罪名制史館修章

宗實錄尚書省奏舊制凡修史宰相執政皆預焉然文直漢人各一負崇慶中既以參知政事梁瑄兼之復命翰林承旨張行簡同事蓋行簡家學相傳多所考據今修章宗實錄左丞汝礪已充兼修宜令參知政事行信同修如行簡例制可二年二月出為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内觀察使諭之曰初朕以朝臣多稱卿才乃令參決機務而廷議之際每不據正妄為異同甚非為相之道復聞邇來殊下以幹當為意豈欲求散地故耶今授此職卿宜悉之初內族合周避敵不擊且詭言密奉朝旨下獄當誅諸皇族多抗表乞從末咸高琪以為自古犯法無告免者行信獨

曰事無古今但合周平昔忠孝或可以免又以行信族弟行貞居山東受紅襖賊偽命樞密院得宋人書有干涉行信事故出之其子苙時為尚書省令史亦命別加注授焉初行信言今法職官論罪多從的決伏見大定間世宗勅旨職官犯故違聖旨徒年杖數並的決然其後三十餘年有司論罪未嘗引用蓋非經久為例之事也乞詳定之行信既出上以其章付尚書省至是宰臣奏自今違奏條之所指揮及諸條格當坐違制旨有其徒年杖數論贖可也特奉詔旨違者依大定例制可行信去未久上嘗諭宰臣曰自張行信降黜卿等遂緘默此殊非是行信事卿等

知豈以言之故耶自今宜各盡言毋復畏忌行信始至涇
即上書曰馬者甲兵之本方軍旅未息馬政不可緩也臣
自到涇聞陝右豪民多市於河州轉入內地利蓋百倍及
見省差買馬官平涼府判官烏古論和端市于洮州以銀
百錠幾得馬千疋云生羌木波諸部蕃族人戶蓄牧甚廣
蓋前所遣官或抑其直或以勢陵奪遂失其和且常患銀
少所以不能多得也又聞蕃地今秋薄收鬻馬得銀輒以
易粟冬春之交必艱食馬價甚昂乞令所司輦銀粟于洮
河等州選委知蕃情達時變如和端者貿易之若捐銀萬
兩可得良馬千疋此會不可失惟朝廷亟圖之又曰比者

沿邊戰士有功朝廷遣使宣諭賜以官賞莫不感戴
願出死力此誠得激勸之方也然贈遺使者或馬或金習
以爲常臣所未諭也大定間嘗日立送宣禮自五品以上各
有定數後竟停罷况今時務艱昔不同而六品以下及止
遷散官者亦不免饋獻或莫能辨則歛所部以應之至有
因而獲罪者彼軍士効死之功僅蒙恩賞而反以饋獻爲
苦是豈朝廷之意哉乞令有司依大定例參以時務明立
等夷使取予有限無傷大體則上下兩得矣又曰近聞保
舉縣令持增其俸此朝廷爲民之善意也然自關以西尚
未有到任者遠方之民不能無望豈舉者猶寡而有所不

敷耶乞詔內外職事官益廣舉以補其闕使天下均受其賜且丞簿尉亦皆親民而獨不增俸彼既不足以自安能禁其侵牟乎或謂國用方闕不宜虛費是大不然夫重吏祿者固使之不擾民也民安則國定豈為虛費誠能裁減冗食不養無用之人亦何患乎不足今一軍充役舉家廩給軍既物故給其子弟感悅上心為國盡力耳至於無男丁而其妻女猶給之此何謂耶自大駕南巡存瞻者已數年張頤待哺以困農民國家糧儲常患不及顧乃久養此老幼數千萬口冗食虛費正在是耳如即罷之恐其失所宜限以歲月使自為計坐期而罷復將何辭上多採

納焉元光元年正月遷保大軍節度使兼鄜州管内觀察使二月改靜難軍節度使兼邠州管内觀察使未幾致仕哀宗即位徵用舊人起為尚書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頗減尋復致仕家居惟以抄書教子孫為事葺園池汴城東築亭號靜隱時時與侯摯輩游詠其間正大八年二月乙丑薨于嵩山崇福宮年六十有九初遊嵩山嘗曰吾意欲主此山果終于此為人純正真率不事修飾雖兩登相位殆若無官然遇事輒發無所畏避每奏事上前旁人為動色行信處之坦如也及薨之日雖平昔甚媚忌者亦曰正人亡矣初至汴父暉以御史大夫致仕猶康健兄行簡

為翰林學士承旨行信為禮部尚書諸子姪多中第居官
富世未之有也

贊曰高汝礪提身清慎練達事宜久居相位雖為大夫士
所鄙而人主寵遇不衰張行信礪志塞諤言無避忌然一
這政塗便多坎壈及其再用論事稍不及前豈以汝礪為
真可法耶宣宗伐宋本非萬全之策行信諫汝礪不諫又
沮和議胡沙虎之惡未著行信兩疏擊之汝礪與高琪共
事人疑其黨附優劣可槩見於斯矣

列傳第四十五

列傳第四十六

金史一百八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 晚既修

胥鼎

侯摯

把胡魯

師安石

胥鼎字和之尚書右丞持國之子也大定二十八年擢進

士第八官以能稱累遷大理丞承安二年持國卒去官四

年尚書省起復為著作郎上曰鼎故家子其才如何宰座

奏曰為人甚幹濟上曰著作職閑緣今無他闕姑授之未

幾遷右司郎中轉工部侍郎泰和六年鼎言急遞鋪轉運

文檄之制上從之時以爲便至寧初中都受兵由戶部尚書拜參知政事貞祐元年十一月出爲泰定軍節度使兼兗州管內觀察使未赴改知大興府事兼中都路兵馬都總管二年正月鼎以在京貧民闕食者衆宜立法振救乃奏自京師官民有能贍給貧人者宜計所贍遷官升職以勸獎之遂定權宜贍恤例格如進官升職丁憂人許應舉求仕官監戶從良之類入粟草各有數全活甚衆四月拜尚書右丞仍兼知府事五月宣宗將南渡留爲汾陽軍節度使兼汾州管內觀察使十一月改知平陽府事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權宣撫使三年四月建言利害十三事若積軍儲備黃河選官讞獄簡將練卒鈔法版籍之類上頗採用焉又言平陽歲再被兵人戶散亡樓櫓修繕未完衣甲器械極少庾廩無兩月食夏田已爲兵蹂復不雨秋種未下雖有復業殘民皆老幼莫能耕種豈足徵求比聞北方劉伯林聚兵野狐嶺將深入平陽絳解河中遂抵河南戰禦有期儲積未備不速錯置實關社稷生靈大計乞降空名宣勅一千紫衣師德號度牒三千以補軍儲上曰鼎言是也有司其如數亟給之七月就拜本路宣撫使兼前職朝廷欲起代州戍兵五千鼎上言領外軍已皆南徙代爲邊要正宜益兵保守今更損其力一朝兵至何以待

之平陽以代為藩籬豈可撤去尚書省奏宜如所請詔
之又言近聞朝廷令臣清野切謂臣所部乃河東南路太
原則北路也大兵若來必始於北故清野當先北而後南
况北路禾稼早熟其野既清兵無所掠則勢當自止不第
南路雖清而穀草委積於北是資兵而召之南也臣已移
文北路宣撫司矣乞更詔諭之既而大兵果出境賜詔獎
諭曰卿以文武之才膺兵民之寄往鎮方面式固邊防坐
釋朕憂孰如卿力益懋忠勤之節以收綏靜之功仰副予
心嗣有後寵尋以能設方計退兵進官一階十月鼎上言
臣所將義軍皆從來

苟無訓練統攝官以制之則朋聚黨植無所不至乞許臣
便宜置總領義軍使副及彈壓仍每五千人設訓練一員
不惟預為防閑使有畏忌且令武藝精熟入各為用上從
之四年正月大兵累霍吉隰三州已而步騎六萬圍平陽
急攻者十餘日鼎遣兵屢却之且上言臣以便宜立官賞
預張文榜招還脅從人七千有奇續至者又六千餘俱令
復業竊謂凡被俘未歸者更宜多方招誘已歸者所居從
便優加存恤無致失所制可二月拜樞密副使權尚書左
丞行省于平陽時鼎方抗表求退上不許因進拜焉且遣
近侍諭曰卿父子皆朕所知向卿執政時因有人言遂以

河東事相委果能勉力以保無虞方國家多難非卿就可倚者卿退易耳能勿慮社稷之計乎今特授卿是任咫尺防秋更宜悉意時河南粟麥不令興販渡河鼎上言曰河東多山險平時地利不遺夏秋荐熟猶常藉陝西河南通販物料况今累值兵戎農民浸少且無雨雪闕食為甚又解州屯兵數多糧儲僅及一月伏見陝州大陽渡河中大慶渡皆邀阻粟麥不令過河臣恐軍民不安或生內患伏望朝廷聽其輸販以紓解州之急從之又言河東兵革之餘疲民稍復然丁牛既少莫能耕稼重以亢旱蝗蝻而餽餉所須徵科頗急貧無依者俱已食富戶宿藏亦為盜

發蓋絕無而僅有焉其憔悴亦已甚矣有司宜奉朝廷德意以謀安集而潞州帥府遣官於遼沁諸郡搜括餘粟懸重賞誘人告許州縣憚帥府鞭箠械繫所在騷然其可憐憫今大兵既去惟宜汰冗兵省浮費招集流亡勸督農事彼不是務而使瘡痍之民重罹茲苦是兵未來而先自散也願朝廷亟止之如經費果闕以恩例勸民入粟不猶愈於強括乎又言霍州回牛鳳樓嶺諸院戍卒幾四千今兵既去而農事方興臣乞量留偵候餘悉遣歸有警復徵既休民力且省縣官萬一兵來亦足禦道舉一事而獲二利臣敢以為請詔趨行之又言河東兩路農民浸少而兵戍

益多是以每歲糧儲常苦不繼臣切見潞州元帥府雖設
鬻爵恩例然條目至少未盡勸誘之術故進獻者無幾宜
增益其條如中都時仍許各路宣撫司俱得發賣庶幾多
獲貯儲以濟不給於是尚書省更定制奏行焉又言交鈔
貴於通流今諸路所造不敷所出苟不以術收之不無闕
誤宜從行省行部量民力徵歛以裨軍用河中宣撫司亦
以寶券所支已多民不貴乞驗民貧富徵之雖然陝西若
一體徵收則彼中所有日湊于河東其與不歛何異又河
北寶券以不許行于河南由是愈滯將誤軍儲而啓釁端
以河北寶券商販賣販南渡致物價翔貴權限路分行

用因言新有言罷之又曰比者朝廷命擇義軍為三等臣即
撥所司而潞帥必蘭阿魯魯帶言自去歲初置帥府時已按
閱本軍去其冗者部分既定上下既親故能所向成功此
皆血戰之餘屢試可者且又父子兄弟自相赴援各顧其
家心一而力齊勢不可離今必析之將互易而不相諳矣
國家糧儲常恐不繼豈容僥冒但本府兵不至是耳况潞
州北即為異境日常備戰事務方殷而分別如此彼居中
下者皆將氣挫心懈而不可用慮恐因得測吾虛實且義
軍率皆農民已各散歸田畝趨時力作若徵集之動經旬
日農事廢而歲計失矣乞從本府所定無輕變易臣切是

其言時阿魯帶奏亦至詔遂許之又言近偵知北兵駐身
耀竊慮梗吾東西往來之路遂委河中經畧使陀滿胡土
門領軍赴援今兵勢將叩關矣前此臣嘗奏聞北兵非止
欲攻河東陝西必將進取河南臣移文陝州行院及陝
西鄰境俱令設備恐未即遵行乞詔河南行院統軍司議
所以禦備之策上以示尚書省宰臣奏兵已踰關惟宜嚴
責所遣帥臣趨迎擊之及命鼎益兵渡河以掣其肘制可
既而鼎聞大兵已越關乃急上章曰臣叨蒙國恩擢列樞
府凡有戎事皆當任之今入河南將及畿甸豈可安據一方
坐視朝廷之急而不思自奮以少寬陛下之憂乎去歲頒
降聖訓以向者都城被圍四方無援為恨明勅將帥若京
師有警即各提兵奔赴其或不至自有常刑臣已奉詔先
遣潞州元帥左監軍必蘭阿魯帶領軍一萬孟州經畧使
徒單百家領兵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臣將親率平
陽精兵直抵京師與王師相合又奏曰京師去平陽千五
百餘里儻俟朝廷之命方圖入援須三旬而後能至得無
失其機耶臣以身先士卒倍道兼行矣上嘉其意詔樞府
督軍應之初鼎以將率兵赴援京師奏乞委知平陽府事
王質權元帥左監軍同知府事完顏僧家奴權右監軍以
鎮守河東從之至是鼎拜尚書左丞兼樞密副使是時大

兵已過陝州自關以西皆列營柵連亘數十里鼎處近薄
京畿遂以河東南南路懷孟諸兵合萬五千由河中入援又
遣遙授河中府判官僕散掃吾出領軍趨陝西併力禦之
且慮北兵扼河移檄絳解吉陽孟州經畧司相與會兵以
為夾攻之勢已而北兵果由三門集津北渡而去鼎復上
言自兵興以來河北潰散軍兵流亡人戶及山西河東老
幼俱徙河南在處僑居各無本業易至動搖竊慮有司安
分彼此或加迫遣以致不安今兵日益盛將及畿甸儻復
誘此失職之衆使為鄉道或驅之攻城豈不益資其力乞
朝廷遣官撫慰及令所司嚴為防閑庶幾不至生虜上從

其計遣監察御史陳規等充安撫捕盜官巡行郡邑大兵
還至平陽鼎遣兵拒戰不利乃去興定元年正月上命鼎
選兵三萬五千付陀滿胡土門統之西征至是鼎馳奏以
為非便畧曰自北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
出師非獨饋運為勞而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
而動復何以制之此繫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禦
備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是月進拜平章政事封莘國
公又上奏曰臣近遣太原汾嵐官軍以備西征而太原路
元帥左監軍烏古論德升以狀白臣甚言其失計臣愚以
為德升所言可取敢具以聞詔付尚書省議之語在德升

傳三月鼎以祖父名章乞避職詔不從朝廷詔鼎舉兵伐宋且令勿復有言以沮成算鼎已分兵由秦鞏鳳翔三路並進乃上書曰竊懷愚懇不敢自默謹條利害以聞昔秦和間蓋嘗南伐時太平日久百姓富庶馬蕃軍銳所謂萬全之舉也然猶亟和以偃兵為務大安之後北兵大舉天下騷然者累年然軍馬氣勢視舊纔十一耳至于器械之屬亦多損弊民間差役重繁浸以疲乏而日勤師旅遠近動搖是未獲一敵而自害者眾其不可一也今歲西北二兵無入境之報此非有所憚而不敢也意者以去年北還姑自息養不然則別部相攻未暇及我如聞王師南征乘

隋併至雖有潼關

大河之險殆不足恃則三面受敵者首

尾莫救得無貽後悔乎其不可二也凡兵雄于天下者必其士馬精強器械犀利且出其不備而後能取勝也宋自泰和再修葺好練兵峙糧繕修營壘十年于茲矣又車駕至汴益近宋境彼必朝夕憂懼委曲為防况聞王師已出唐鄧必徙民渡江所在清野止留空城使我軍無所得徒自勞費果何益哉其不可三也宋我世讎比年非無恢復舊疆洗雪前耻之志特畏吾威力不能窺其虛實故未敢輕舉今我軍皆山西河北無依之人或招還逃軍脅從歸國大抵烏合之衆素非練習而遽使從戎豈能保其決勝

哉雖得其城內無儲蓄亦何以守以不練烏合之軍深入敵境進不得食退無所掠將復遁逃嘯聚為腹心患其不可四也發兵進討欲因敵糧此事不可必者隨軍轉輸則又非民力所及沿邊人戶雖有恒產而賦役繁重不勝困憊又凡失業寓河南者類皆衣食不給貧窮之迫盜所由生如宋人陰為招募誘以厚利使為鄉導伺我不虞突而入寇則內有叛民外有勍敵未易圖之其不可五也今春事將興若進兵不還必違農時以誤防秋之用此社稷大計豈特疆場利害而已哉其不可六也臣愚以為止當遴選材武將士分布近邊遠州郡敵至則追擊去則力田以廣

儲蓄至於士氣益強民心益固國用豐饒自可恢廓先業成中興之功一區區之宋何足平乎詔付尚書省宰臣以為諸軍既進無復可議遂寢既而元帥承裔等取宋大散關上諭鼎曰所得大散關可保則保不可則焚毀而還於是鼎奏臣近遣官問諸帥臣皆曰散關至驀關諸隘其地遠甚中間堡壘相望如欲分屯非萬人不可而又有恒州號縣所直數關宋兵皆固守如舊緩急有事當復分散關之兵餘衆數少必不能支而鳳翔恒隴亦無應援恐兩失之且比年以來民力困於調度今方春農事已急恐妨耕墾不若焚毀此關但屯邊隘以張其勢彼或來侵互相應

援易爲力也制可二年四月鼎乞致仕上遣近侍諭曰卿年旣耄朕非不知然天下事方有次第卿舊人也姑宜勉力以終之鼎以宣宗多親細務非帝王體乃上奏曰天下之大萬幾之衆錢穀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則必付之有司天子操大綱責成功而已况今多故豈可躬親細務哉惟陛下委任大臣坐收成算則恢復之期不遠矣上覽其奏不悅謂宰臣曰朕惟恐有怠而鼎言如此何耶高琪奏曰聖主以宗廟社稷爲心法上天行健之義憂勤庶政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階也鼎言非是上喜之三年正月上言沿邊州府官旣有減定資歷月日之格至于掌兵及守禦邊

隘者征行暴露備歷艱險宜一體減免以示激勸從之二月上言近制軍前立功犯罪之人行省行院帥府不得輒行誅賞夫賞由中出則恩有所歸茲固至當至於部分犯罪主將不得施行則下無所畏而令莫得行矣宰臣難之上以問樞密院官對如鼎言乃下詔自今四品以下皆得裁決時元帥內族承裔移刺蒲阿伐宋所下城邑多所焚掠於是鼎上言承裔等奉詔宣揚國威所謂弔民伐罪者也今大軍已克武休將至興元興元乃漢中西蜀喉衿之地乞諭帥臣所得城邑姑無焚掠務慰撫之誠使一郡帖然秋毫不犯則其餘三十軍將不攻自下矣若拒王師乃

宜有戮上甚是其言遂詔諭之胥鼎以年老屢上表求致仕上謂宰臣曰胥鼎以老求退朕觀其精力未衰已遣人往慰諭之鼎嘗言把胡魯以爲過已遠甚欲以自代胡魯固佳至於駕馭人材處決機務不及鼎多矣俄以伐宋有功遷官一階八月上言臣奉詔兼節制河東近晉安帥府令百里之內止留桑棗菓木餘皆伐之方今秋收乃爲此舉以奪其事旣不能禦敵而又害民非計也且一朝警急其所伐木豈能盡去使不資敵乎他木雖伐桑棗舍屋獨非木乎此殆徒勞臣已下帥府止之而左都監完顏間山乃言嘗奉旨清野臣愚不知其可詔從鼎便宜規畫是時

大元兵大舉入陝西鼎多料敵之策朝臣或中沮之上諭樞密院官曰胥鼎規畫必無謬誤自今卿等不須指授也尋又遣喻曰卿專制方面凡事得以從宜規畫又何必一一中覆徒爲逗遛也四年進封溫國公致仕詔諭曰卿屢求退朕初不許者俟其安好復爲朕用爾今從卿請仍可來居京師或有大事得就諮決也五年三月上遣近侍諭鼎及左丞賈益謙曰自去冬至今雨雪殊少民心不安軍用或闕爲害甚重卿等皆名臣故老今當何以處之欲召赴尚書省會議恐與時相不合難於面折故令就第延問其悉意以陳毋有所隱元光元年五月上勅宰相曰前平

章胥鼎左丞賈益謙工部尚書札里吉翰林學士李迭皆致政老臣經練國事當邀赴省與議利害仍遣侍官分議四人者諭意焉六月晉陽公郭文振奏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來春去今已盛暑不迴且不嗜戕殺恣民耕稼此殆不可測也樞府每檄臣會合府兵進戰蓋公府雖號分封力實單弱且不相統攝方自保不暇朝廷不卽遣兵爲援臣恐人心以謂舉棄河北甚非計也伏見前平章政事胥鼎才兼將相威望甚隆向行省河東人樂爲用今雖致政精力未衰乞付重兵使總制公府同力戰禦庶幾人皆響應易爲恢復惟陛下圖之明年宣宗崩哀宗卽位正大

二年起復拜平章政事進封英國公行尚書省于衛州鼎以衰病辭上諭曰卿向在河東朝廷倚重今河朔州郡多歸附須卿圖畫卿先朝大臣必濟吾事大河以北卿皆節制鼎乃力疾赴鎮來歸者益衆鼎病不能自持復申前請優詔不許三年復上章請老且舉朝賢練軍政者自代詔荅曰卿往在河東殘破孤危殆不易保卿一至而定迄卿移鎮敵不復侵何乃過爲嫌避且君臣均爲一體朕待下亦豈自殊自外之語殆爲過計况餘人才力孰可副卿者卿年高久勞於外朕豈不知但國家百年積累之基河朔億萬生靈之命卿當勉出壯圖同濟大事鼎奉詔惶懼不

敢退是年七月薨賜通達吏事有度量爲政鎮靜所在無賢不肖皆得其懽心南渡以來書生鎮方面者惟與一人而已

侯摯初名師尹避諱改今名字莘卿東阿人明昌二年進士入官慷慨有爲承安間積遷山東路鹽使司判官泰和元年以課增四分特命遷官二階八年七月追官一階降授長武縣令初摯爲戶部主事與王說規措西北路軍儲以代張悛摯上章論本路財用不實至是降除焉貞祐初大兵圍燕都時摯爲中都趨使請出募軍已而嬰城有功擢爲右補闕二年正月詔摯與少府監丞李迥秀分詣西

山招撫宣宗南渡轉勸農副使提控紫荆等關俄遷行六部侍郎三年四月同簽樞密院阿勒根訛論等以謂今車駕駐南京河南兵不可易動且兵不在多以將爲本侯摯有過人之才儻假以便宜之權使募兵轉糧事無不克可升爲尚書以總制來錫慶壽兩軍於是以摯爲太常卿行尚書六部事往來應給之摯遂上章言九事其一曰省部所以總天下之紀綱今隨路宣差便宜從宜往往不遵條格輒割付六部及三品以下官其於紀綱豈不紊亂宜革其弊其二曰近置四帥府所統兵校不爲不衆然而弗克取勝者蓋一處受敵餘徒傍觀未嘗發一卒以爲援稍見

小却則棄戈遁去此師老將怯故也將將之道惟陛下察之其三曰率兵禦寇督民運糧各有所職本不可以兼行而帥府每令雜進累遇寇至軍未戰而丁夫已遁行伍錯亂敗之由也夫前陣雖勝而後必更者恐為敵所料耳况不勝哉用兵尚變本無定形今乃因循不改覆轍臣雖素不知兵妄謂率由此失其四曰雄保安肅諸郡據白溝易水西山之固今多闕員又所任者皆柔懦不武宜亟選勇猛才幹者分典之其五曰漳水自衛至海宜沿流設備以固山東使力穡之民安服田畝其六曰近都州縣官吏往往逋逃蓋以往來敵中失身者多乘轉輸頻併民力困敝

應給不前復遭責罰秩滿乃與他處一體計資考實負其大乞詔有司優定等級以別異之其七曰兵威不振罪在將帥輕敵妄舉如近日李英為帥臨陣之際酒猶未醒是以取敗臣謂英既無功其濫法官爵並宜削奪其八曰大河之北民失稼穡官無俸給上下不安皆欲逃竄加以潰散軍卒還相剽掠以致平民愈不聊生宜優加矜恤亟招撫之其九曰從來掌兵者多用世襲之官此屬自幼驕惰不任勞苦且心膽懦怯何足倚辦宜選驍勇過人眾所推服者不考其素用之上略施行焉時元帥蒲察七斤以通州叛累遣諜者間摯摯恐為所陷上章自辯詔諭之曰

朕素知豈容間耶其一意於職無以猜嫌自沮也八月權
參知政事俄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河北先是摯言河
北東西兩路最爲要地而貞定守帥胡論出輒棄城南奔
州縣危懼今防秋在邇甚爲可憂臣願募兵與舊部西山
忠義軍往安撫之制可故有是命十一月入見壬申遣祭
河神于宜村十二月復行省于河北四年正月進拜尚書
右丞嘗上言宜開沁水以便饋運至是詔有司開之是時
河北大飢摯上言曰今河朔饑甚人至相食觀滄等州斗
米銀十餘兩殍殮相屬伏見沿河上下許販粟北渡然每
石官糴其八彼商人非有濟物之心也所以涉河往來者

特利其厚息而已利旣無有誰復爲之是雖有濟物之名
而實無所渡之物其與不渡何異昔春秋列國各列疆界
然晉饑則秦輸之粟及秦饑晉閉之糴千古譏之況今天
下一家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而遭罹兵革尤爲可哀其
忍坐視其死而不救歟人心惟危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
口而起也願止其糴縱民輸販爲便詔尚書省行之時紅
襖賊數萬人入臨沂費縣之境官軍敗之生擒僞宣徽使
李壽甫訊之則云其衆皆楊安兒劉三祖散亡之餘今復
聚及六萬賊首郝定者兗州泗水人署置百官僭稱大漢
皇帝已攻泰安滕兗單諸州及萊蕪新泰等十餘縣又破

邳州碭子堦得船數百艘近遣人北構南連皆成約行將
跨河爲亂摯以其言聞于上且曰今邳滕之路不通恐實
有此謀遂詔摯行省事于東平權本路兵馬都總管以招
誘之若不從即率兵捕討興定元年四月濟南泰安滕充
等州土賊並起肆行剽掠摯遣提控遙授棣州防禦使完
顏震率兵討之前後斬首千餘招降僞元帥石花五夏全
餘黨壯士二萬人老幼五萬口是年冬陞資德大夫兼三
司使二年二月摯上言山東河北數罹兵亂遺民嗷嗷實
可哀卹近朝廷遣官分往撫輯其惠大矣然臣忝預執政
敢請繼行以宣布國家德信使疲瘵者得以少蘇是亦圖

報之一也宰臣難之無何詔遣摯行省于河北兼行三司
安撫事既行又上言曰臣近歷黃陵崗南岸多有貧乏老
幼自陳本河北農民因敵驚擾故南遷以避今欲復歸本
土及春耕種而河禁邀阻臣謂河禁本以防閑自北來者
耳此乃由南而往安所容姦乞令有司驗實放渡詔付尚
書省宰臣奏宜令樞府講究上曰民饑且死而尚爲次第
何耶其令速放之四月招撫副使黃摺阿魯答破李全於
密州初賊首李全據密州及膠西高密諸縣摯督兵討之
會高密賊陳全等四人默白摺撫副使黃摺阿魯答願爲
內應阿魯答乃遣提控朱琛率兵五百赴之時李全嘗與

黨平忙兒者皆在城中聞官軍且西來全潛逸去忙兒不知所為阿魯答馳抵城下鼓譟逼之賊守陴者八百人皆下乞降餘賊四千出走進軍邀擊之斬首千級俘百餘人所獲軍實甚衆遂復其城是夜琛又用陳全計拔高密焉六月上遣諭犇曰卿勤勞王家不避患難身居相職而往來山堦水寨之間保庇農民收穫二麥忠恪之意朕所具知雖然大臣也防秋之際亦須擇安地而處不可墮其計甲犇對曰臣蒙大恩死莫能報然承聖訓敢不奉行擬駐兵于長清縣之靈巖寺有屋三百餘間且連接泰安之天勝寨介於東平益都之間萬一兵來足相應援上恐分其

兵糧乃詔權移邳州行省九月犇上言東平以東累見殘毀至于邳海尤甚海之民戶曾不滿百而屯軍五千邳戶僅及八百軍以萬計夫古之取兵以八家爲率一家充軍七家給之猶有傷生廢業疲於道路之難今兵多而民不足使蕭何劉晏復生亦無所施其術況於臣者何能爲哉伏見邳海之間貧民失業者甚衆日食野菜無所依倚恐因而嘯聚以益敵犇乞募選爲兵自十月給糧使充戍役至二月罷之人授地三十畝貸之種粒而驗所收穫量數取之逮秋復隸兵伍且戰且耕公私俱利亦望被俘之民易于招集也詔施行之是時樞密院以海州軍食不足艱

于轉輸奏乞遷于內地詔問摯摯奏曰海州連山阻海與沂莒邳密皆邊隅衝要之地比年以來爲賊淵藪者宋人資給之故若棄而他徙則直抵東平無非敵境地大氣增後難圖矣臣未見其可且朝廷所以欲遷者止慮糧儲不給耳臣請盡力規畫勸諭農民趨時耕種且令煮鹽易糧或置場宿遷以通商旅可不勞民力而辦仍擇沭陽之地以爲營屯者分兵護邏雖不遷無患也上是其言乃止十月先是邳州逼提控王汝霖以州廩將乏扇其軍爲山東東路轉運副使兼同知沂州防禦使程戩懼禍及已遂與同謀因結宋兵以爲外應摯聞卽遣兵捕之訊竟具伏

汝霖及戩并其黨彈壓崔榮副統韓松萬戶戚誼等皆就誅至是以聞三年七月設汴京東西南三路行三司詔摯居中總其事焉十月以襄城畢士遷官一階四年七月遷榮祿大夫致仕天興元年正月起復爲大司農四月歸大司農印復致仕八月復起爲平章政事封蕭國公行京東路尚書省事以軍三千護送就舟張家渡行至封丘敵兵覓不能進諸將卒謀倒戈南奔留數騎衛摯摯知其謀遂下馬坐語諸將曰敵兵環視進退在我汝曹不思持重吾寧死於汝曹之手不忍爲亂兵所蹂以辱君父之命諸將諾而止得全師以還聞者壯之十一月復致仕居汴中有

園亭蔡水濱日與耆舊讌飲及崔立以汴城降為大兵所
殺摯為人威嚴御兵人莫敢犯在朝遇事敢言又喜薦士
如張文舉雷淵麻九疇輩皆由摯進用南渡後宰執中人
望最重

把胡魯不詳其初起貞祐二年五月宣宗南遷由左諫議
大夫擢為御前經歷官上面諭之曰此行軍馬朕自總之
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聞二年十一月出為彰化軍節
度使兼涇州管内觀察使四年五月改知京兆府事兼本
路兵馬都總管充行省參議官興定元年三月授陝西路
統軍使兼前職二年正月召為御史中丞三月上言國家

取人惟進士之選為重不求備數務在得賢竊見今場會
試考官取人泛濫非求賢之道也宜革其弊依大定舊制
詔付尚書省集文資官雜議卒依泰和例行之是月拜參
知政事六月詔權左副元帥與平章晉鼎同事防秋三年
六月平涼等處地震胡魯因上言皇天不言以象告人災
害之生必有其故乞明諭有司敬畏天戒上嘉納之遣右
司諫郭著往閱其迹撫諭軍民焉四年四月權尚書右丞
左副元帥行尚書省元帥府于京兆時陝西歲運糧以助
關東民力寢困胡魯上言若以舟楫自渭入河順流而下
庶可少紓民力從之時以為便五年正月朝議欲復取會

州胡魯上言臣竊計之月當費米三萬石草九萬稱轉運
丁夫不下十餘萬人使此城一月可拔其費已如此况未
必耶臨洮路新遭劫掠瘡痍未復所須芻糧決不可辦雖
復取之慶陽平涼鳳翔及邠涇寧原恒隴等州亦恐未能
無闕今農事將興沿邊當費已不暇給豈可更調十餘萬
人以餉此軍果欲行之則數郡春種盡廢矣政使此城必
得不免留兵戍守是飛輓之役無時而已也止宜令承裔
軍于定西鞏州之地護民耕稼俟敵意怠然後取之詔付
省院曰其言甚當從之可也三月上言禦敵在乎強兵強
兵在乎足食此當今急務也竊見自陝以西州郡置帥州

者九其部衆率不過三四千而長校猥多虛糜廩給甚無
謂也臣謂延安鳳翔鞏州邊隅重地固當仍舊德順平涼
等處宜皆罷去河南行院帥府存沿邊並河者餘亦宜罷
之制可是年十月西北兵三萬攻延安胡魯遣元帥完顏
合達元帥納合買住禦之遂保延安先是胡魯以西北兵
勢甚大屢請兵於朝上由是惡之元光元年正月遂罷參
知政事以河中府事權安撫使於是陝西西路轉運使夾
谷德新上言曰臣伏見知河中府把胡魯廉直忠孝公家
之利知無不爲寔朝廷之良臣也去歲兵入延安胡魯遣
將調兵城賴以完不爲無功今合達買住各授世封而胡

魯改知河中府切謂方今用人之時使謀略之臣不獲展力緩急或失事機誠宜復行省之任使與承裔共守京兆令合達買住捍禦延安以藩衛河南則內外安矣不報六月召爲大司農旣至汴遂上言曰邇來羣盜擾攘侵及內地陳穎去京不及四百里民居稀闊農事半廢蔡息之間十去八九甫經大赦賊起益多動計數百驅牛焚舍恣行剽掠田穀雖熟莫敢穫者所在屯兵率無騎士比報至而賊已遁叢薄深惡復難追襲則徒形跡而已今向秋成柰何不爲處置也八月復拜參知政事上謂之曰卿頃爲大司農巡行郡縣盜賊如何可息對曰盜賊之多以賦役多

也賦役省則盜賊息上曰朕固省之矣胡魯曰如行院帥府擾之何上曰司農官旣兼採訪自今其令禁止之初胡魯拜命日巡護衛紹王宅都將把九斤來賀御史粘割阿里言九斤不當遊執政門胡魯亦不當受其賀請併案之於是詔諭曰卿昔行省陝西擅出繫囚此自人主當行非臣下可專人苟有言其罪豈特除名朕爲卿地因而肆赦以弭衆口卿知之乎今九斤有職守且握兵柄而縱至門下法當責降朕重卿素有直氣故復曲留公家事但當履正而行要取人情何必爾也卿其戒之是年十二月進拜尚書右丞元光二年正月上諭宰臣曰陝右之兵將退營

審後圖不然今秋又至矣右丞胡魯深悉彼中利害其與
共議之尋遣胡魯往陝西與行省賽不台達從宜規畫焉
哀宗即位以有開立功進拜平章政事正大元年四月薨
詔加贈右丞相東平郡王胡魯為人忠實憂國奉公及亡
朝廷公宰下迨吏民皆嗟惜之

師安石字子安清州人本姓尹氏避國諱更焉承安五年
詞賦進士為人輕財尚義初補尚書省令史適宣宗南遷
留平章完顏承暉守燕都承暉將就死以遺衆託安石使
赴行在安石間道走汴以聞上嘉之擢為樞密院經歷官
時哀宗在春宮領密院事遂見知遇元光二年累遷御史

中丞其七月上章言備禦二事其一曰自古所以安國家
息禍亂不過戰守避和四者而已為今之計守和為上所
謂守者必求智謀之士使內足以得戍卒之心外足以挫
敵人之銳不惟彼不能攻只可以伺其隙而敗之其所謂
和則漢唐之君固嘗用此策矣豈獨今日不可用乎乞令
有司詳議而行其二曰今敵中來歸者頗多宜豐其糧餉
厚其接遇度彼果肯為我用則擇有心力者數十人潛往
以誘致其餘來者既衆彼必轉相猜貳然後徐起而圖之
則中興之功不遠矣上嘉其言九月坐劾英王守純附奏
不實決杖追官及哀宗即位正大元年擢為同簽樞密院

事二年復御史中丞三年工部尚書權左參政四年進尚
書右丞五年臺諫劾近侍張文壽張仁壽李麟之安石亦
論列三人不已上怒其有言謂安石曰汝便承取賢相朕
爲昏主止矣如是數百言安石驟蒙任用遽遭挫折疽發
腦而死上甚悼惜之曰今始知中來聽言敢言宜重其財
贊曰宣宗南遷天命去矣當是時雖有忠良之佐謀勇之
將亦難爲也然而汝礪行信拯救于內胥鼎侯執守禦于
外訖使宣宗得免亡國而哀宗復有十年之久人才有益
于人國也若是哉胡魯養六惜穀之論善矣安石不負承
暉之託遂見知遇以論列近侍觸怒而死悲夫

列傳第四十六

列傳第四十七

金史一百九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完顏素蘭 陳規

許古

完顏素蘭一名翼字伯揚至寧元年策論進士也貞祐初
累遷應奉翰林文字權監察御史二年宣宗遷汴留皇太
子於燕都既而召之素蘭以爲不可平章高琪曰主上居
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否素蘭曰完固不敢必
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可無虞晉唐
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

召太子從七月車駕至汴素蘭上書言事略曰昔東海在位信用讒諂踈斥忠直以致小人日進君子日退紀綱紊亂法度益隳風折城門之關火焚市里之舍蓋上天垂象以儆懼之也言者勸其親君子遠小人恐懼脩省以答天變東海不從遂至亡滅夫善救亂者必迹其亂之所由生善革弊者必究其弊之所自起誠能大明黜陟以革東海之政則治安之効可指日而待也陛下龍興不思出此輒議南遷詔下之卽士民相率上章請留啓行之日風雨不時橋梁數壞人心天意亦可見矣此事既往豈容復追但自今尤宜戒慎覆車之轍不可引轅而復蹈也又曰國家

不可一日無兵兵不可一日無食陛下爲社稷之計官中用度皆從貶損而有司復多置軍官不恤妄費甚無謂也或謂軍官之衆所以張大威聲臣竊以爲不然不加精選而徒務其多緩急臨敵其可用乎且中都惟其糧乏故使車駕至此稍獲安地遂忘其危而不之備萬一再如前日未知有司復請陛下何之也三年正月素蘭自中都計議軍事廻上書求見乞屏左右上遣人諭之曰屏人奏事朕固常爾近以游茂因緣生疑間之語故凡有所引見必令一近臣立侍汝有封章亦無患不密也尋召至近侍局給紙劄令書所欲言書未及半上出御便殿見之悉去左右

惟近侍局直長趙和在焉素蘭奏曰臣聞興衰治亂有國之常在所用之人如何耳用得其人雖衰亂尚可扶持一或非才則治安亦亂矣向者紇軍之變中都帥府自足勦滅朝廷乃令移刺塔不也等招誘之使帥府不敢盡其力既不能招愈不可制矣至於伯德文哥之叛帥府方議削其權而朝廷傳旨俾領義軍文哥由是益肆改除之令輒拒不受不臣之狀亦顯矣帥府方且收捕而朝廷復赦之且不令隸帥府國家付方面於重臣乃不信任顧養叛賊之姦不知誰爲陛下畫此計者臣自外風聞皆平章高鎮之意惟陛下裁察上曰汝言皆是文哥之事朕所未悉

誠如所言朕肯赦之乎且汝何以知此事出於高琪素蘭曰臣見文哥牒永清副提控劉溫云所差人張希韓至自南京道副樞平章處分已奏令文哥隸大名行省勿復遣中都帥府約束溫即具言於帥府然則罪人與高琪討結明矣上頷之素蘭續奏曰高琪本無勲勞亦無公望向以畏死故擅誅胡沙虎蓋出無聊耳一旦得志妬賢能樹姦黨竊弄國權自作威福去歲都下書生樊知一者詣高琪言紇軍不可信恐終作亂遂以刀杖決殺之自是無復敢言軍國利害者宸聰之不通下情之不達皆此人罪也及紇軍爲變以黨人塔不也爲武寧軍節度使往招之已而

無成則復以為武衛軍使塔不也何人且有何功而重用如此以臣觀之此賊變亂紀綱戕害忠良實有不欲國家平治之意昔東海時胡沙虎跋扈無上天不知之而不取言獨臺官烏古論德升張行信彈劾其惡東海不察卒被其禍今高琪之姦過於胡沙虎遠矣臺諫職當言責迫於兇威噤不敢忤然內外臣庶見其恣橫莫不扼腕切齒欲一刺刃陛下何惜而不去之耶臣非不知言出而患至顧臣父子迭仕聖朝久食厚祿不敢偷安惟陛下斷然行之杜稷之福也上曰此乃大事汝敢及之甚善素蘭復奏丞相福興國之勳舊乞召還京以鎮雅俗付在承蒙多以留

事足矣上曰如卿所言二人得無相惡耶素蘭曰福興多同心同德無不協者上曰都下事殷恐丞相不可輕素蘭曰臣聞朝廷正則天下正不若令福興還以正根本上曰朕徐思之素蘭出上復戒曰今日與朕對者止汝二人慎無泄也厥後上以素蘭屢進直言命再任監察御史四年三月言臣近被命體問外路官廉幹者擬不差遣若懦弱不公者罷之具申朝廷別議擬注臣伏念彼懦弱不公之人雖令罷去不過止以待闕者代之其能否又未可知或反不及前官蓋徒有選人之虛名而無得人之實跡古語曰縣令非其人百姓受其殃今若後官更劣則為患

滋甚豈朝廷恤民之意哉夫守令治之本也乞令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各舉堪充司縣長官者仍明著舉官姓名他日察其能否同定賞罰庶幾其可議者或以閑選法紊資品爲言是不知方今之事與平昔不同豈可拘一定之法坐視斯民之病而不權宜更定乎詔有司議行之時哀宗爲皇太子春宮新設師保替諭之官多非其人於是素蘭上章言臣聞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欲治天下先正其本正本之要無他在選人輔翼之耳夫生于齊者能齊言而不能楚語未習之故也人之性亦在夫習之而已昔成王在襁褓中即命周召以爲師保戒其逸豫之心告以

持守之道終之功光文武垂休無窮欽惟陛下順天人心預建春宮皇太子仁孝聰明出于天資總制樞務固已綽然有餘僮更選賢如周召之儔者使之夾輔則成周之治不足侔矣上稱善未幾擢爲內侍局直長尋遷諫議大夫進侍御史興定二年四月以蒲鮮萬奴叛遣素蘭與近侍局副使內族訛可同赴遼東詔諭之曰萬奴事竟不知果何如卿等到彼當得其詳然宜止居鐵山若復遠去則朕難得其耗也又曰朕以訛可性頗率易故特命卿偕行每事當詳議之素蘭將行上言曰臣近請宣諭高麗復聞互市事聞以詔書付行省必蘭出若令行省就遣諭之不

過鄰境領受恐中間有所不通使聖恩不達於高麗高麗亦無由知朝廷本意也况彼世爲藩輔未嘗闕臣子禮如遣信使明持恩詔諭之貸糧開市二者必有一濟苟俱不從則其曲在彼然後別議圖之可也上是其言於是遣典客署書表劉丙從行及還授翰林待制正大元年正月詔集羣臣議修復河中府素蘭與陳規等奏其未可語在規傳是月轉刑部郎中時南陽人布陳謀叛坐繫者數百人司直白華言於素蘭曰此獄註誤者多新天子方務寬大他日必再詔推問比得昭雪死於榜笞之下者多矣素蘭命華及檢法邊澤分別當死當免者素蘭以聞止坐首惡

及擬僞將相者數人餘悉釋之八月權戶部侍郎二年三月授京西司農卿俄改司農大卿轉御史中丞七年七月權元帥右都監叅知政事行省於京兆未幾遷金安軍節度使兼同華安撫使旣而召還朝行至陝被圍久之亡奔行在道中遇害素蘭莅官以修謹得名然苛細不能任大事較之輩流頗可稱自擢爲近侍局直長每進言多有補益其居父喪不飲酒廬墓三年時論以爲難

陳規字正叔絳州稷山人明昌五年詞賦進士南渡爲監察御史貞祐三年十一月上章言叅政侯摯初以都西立功獲不次之用遂自請鎮撫河北陛下遽授以執政蓋欲

責其報効也既而盤桓西山不能進退及召還闕自當辭
避乃恬然安居至於按閱倉庫規畫權酷豈大臣所宜親
方今疆土日蹙將帥乏人士不選練冗食猥多守令貪殘
百姓流亡盜賊滋起災變不息則當日夜講求其故啓告
陛下者也而擊未嘗及之伏願陛下特賜省察量其才分
別加任使無令負天下之謗不報又言警巡使馮祥進由
刀筆無他才能第以慘刻督責為事由是升職恐長殘虐
之風乞黜退以勵餘者詔即罷祥職且諭規曰卿知臣子
之分敢言如此朕甚嘉之四年正月上言伏見沁河悉禁
物斛北渡遂使河內無食人心不安昔秦晉為讎一遇年

饑則互輸之粟今聖主在上視同仁豈可以一家之民
自限南北坐視困餒而不救哉况軍民効死禦敵使復乏
食生亦何聊人心一搖為害不細臣謂宜於太陽孟津等
渡委官閱視過河之物每石官收不過其半則富有之家
利其厚息輻湊而往庶幾公私俱足宰執以河南軍儲為
重詔兩渡委官取其八二以與民至春澤足大兵北還乃
依規請制可三月上言臣因巡按至徐州去歲河北紅襖
盜起州遣節度副使紇石烈鶴壽將兵討之而乃大掠良
民家屬為驅甚不可也乞明勅有司凡鶴壽所虜俱放免
之餘路軍人有掠本國人為驅者亦乞一體施行庶幾河

朔有所係望上恩無有極已事下尚書省命徐州歸德行院拘括放之有隱匿者坐掠人爲奴婢法仍許諸人告捕俵令給賞被虜人自訴者亦賞之四月上言河北瀕河州縣率距一舍爲一寨籍居民爲兵數寨置總領官一人並以宣差從宜爲名其人大抵皆閑官義軍之長偏裨之屬充多無賴輩徵逐宴飲取給于下日以爲常及敵至則伏匿不出敵去騷擾如初此輩小人假以重柄朝廷號令威權無乃太輕乎臣謂宜皆罷之第委宣撫司從宜措畫足矣制可七月上章言陛下以上聖寬仁之姿當天地否極之運廣開言路以求至論雖狂妄失實者亦不坐罪臣忝耳目之官居可言之地苟爲緘默何以仰酬洪造謹條陳八事願不以人微而廢之即而無可採乞放歸山林以懲尸祿之罪一曰責大臣以身任安危今北兵起自邊陲深入吾境大小之戰無不勝捷以致神都覆沒翠華南狩中原之民肝腦塗地大河以北莽爲盜區臣每念及此驚怛不已况宰相大臣皆社稷生靈所繫以安危者豈得不爲陛下憂慮哉每朝奏議不過目前數條特以碎末互生異同俱非救時之急者况近詔軍旅之務專委樞府尚書省坐視利害泛然不問以爲責不在已其於避嫌周身之計則得矣社稷生靈將何所賴古語云疑則勿任任則勿疑又

曰謀之欲衆斷之欲獨陛下既以宰相任之豈可使親其細而不圖其大者乎伏願特出睿斷若軍伍器械常程文牘即聽樞府專行至于戰守大計征討密謀皆須省院同議可否則爲大臣者知有所責而天下可爲矣二曰任臺諫以廣耳目人主有政事之臣有議論之臣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遂萬物鎮撫四夷親附百姓與天子經綸於廟堂之上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與天子辨曲直正是非者也二者豈可偏廢哉昔唐文皇制中書門下入閣議事皆令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國朝雖設諫官徒備官耳每遇奏事皆令迴避或兼他職或爲尚書部所差有終

任不覲天顏不出一言而去也雖有御史不過責以糾察官吏照刷案牘巡視倉庫而已其事關利害或政令更革則皆以爲機密而不聞萬一政事之臣專任宵臆威福自由或掌兵者以私見敗事機陛下安得而知之伏願遴選學術該博通曉世務骨鯁敢言者以爲臺諫凡事關利害皆令預議其或不當悉聽論列不許兼職及充省部委差苟畏徇不言則從而黜之三曰崇節儉以答天意昔衛文公乘狄人滅國之餘徙居楚丘纓革車三十兩乃躬行儉約冠大帛之冠衣大布之衣季年致駉牝三千遂爲富庶漢文帝承秦項戰爭之後四海困窮天子不能具鈞駟乃

示以敦朴身衣弋綈足履華烏未幾天下富安四夷咸服
國家自兵興以來州縣殘毀存者復為土寇所擾獨河南
稍安然大駕所在其費不貲舉天下所奉責之一路顧不
難哉賴陛下慈仁上天眷佑蝗災之餘而去歲秋禾今年
夏麥稍得支持夫應天者要在以實行儉者天必降福切
見宮中及東宮奉養與平時無異隨朝官吏諸局承應人
亦未嘗有所裁省至於貴臣豪族掌兵官莫不以奢侈相
尚服食車馬惟事紛華今京師鬻明金衣服及珠玉犀象
者日增於舊俱非克已消厄之道願陛下以衛文公漢文
帝為法凡所奉之物痛自撙節罷冗員減浮費戒奢侈禁
嚴明金服飾庶皇天悔禍太平可致四曰選守令以結民
心方今舉天下官吏軍兵之費轉輸營造之勞皆仰給河
南陝西加之連年蝗旱百姓存饑行賑濟則倉廩懸乏免
征調則用度不足欲其實惠及民惟得賢守令而已當賦
役繁殷期會促迫之際若措畫有方則百姓力省而易辦
一或乖謬有不勝其害者况縣令之弊無甚于今由軍衛
監當進納勞効而得者十居八九其桀黠者乘時貪縱庸
懦者權歸猾吏近雖遣官廉察治其姦濫易其疲軟然代
者亦非選擇所謂除狼得虎也伏乞明勅尚書省公選廉
潔無私才堪牧民者以補州府官仍清縣令之選及責隨

朝七品外任六品以上官各保堪任縣令者一負如他日
犯贓並從坐其資歷已係正七品及見任縣令者皆聽寄
理俟秩滿升遷復令監察以時巡按有不法及不任職者
究治之則實惠及民而民心固矣五曰博謀羣臣以定大
計比者徙河北軍戶百萬餘口于河南雖革去冗濫而所
存猶四十二萬有奇歲支粟三百八十餘萬斛致竭一路
終歲之歛不能贍此不耕不戰之人雖無邊事亦將坐困
况兵事方興未見息期耶近欲分布沿河使自種殖然游
惰之人不知耕稼羣飲賭博習以成風是徒煩有司徵索
課租而已舉數百萬計以糜給緩之則用闕急之則民

疲朝廷惟此一事已不知所處又何以待敵哉是蓋不察
於初不計其後致此誤也使初遷時去留從其所願則欲
來者是足以自贍之家何假官廩其留者必有避難之所
不必強遣當不至今日措畫之難古昔人君將舉大事則
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卜筮乞自今凡有大事必令當
院臺諫及隨朝五品以上官同議為便六曰重官賞以勸
有功陛下即位以來屢沛覃恩以均失慶不吝官爵以激
人心至有未滿一任而併進十級承應未出職而已帶驃
騎榮祿者冗濫之極至于如此復開鬻爵進獻之門然則
彼堅執銳効死行陣者何所勸哉官本虛名特出於人主

之口而天下之人極意趨慕者以朝廷愛重耳若不計勤勞朝授一官暮升一職人亦將輕之而不慕矣已然之事既不可咎伏願陛下重惜將來無使公器為尋常之具功實為僥倖所乘又今之散官動至三品有司艱於遷授宜於減罷八資內量增階數易以美名庶幾歷官者不至於太驟而國家恩權不失之太輕矣七曰選將帥以明軍法夫將者國之司命天下所賴以安危者也舉萬衆之一人呼吸之間以決生死其任顧不重歟自北兵入境野戰則全軍俱歿城守則闔郡被屠豈皆士卒單弱守備不嚴哉特以庸將不知用兵之道而已古語云三辰不軌

取士為相四夷交侵拔卒為將公之將帥大抵先論出身官品或門閥膏粱之子或親故假託之流平居則意氣自高遇敵則首尾退縮將帥既自畏怯士卒夫誰肯前又居常哀刻納其饋獻士卒因之以擾良民而莫可制及率之應敵在途則前後亂行頃次則排門擇屋恐逼小民恣其求索以此責其畏法死事豈不難哉况今軍官數多自千戶而上有萬戶有副統有都統有副提控十羊九牧號令不一動相牽制切聞國初取天下元帥而下惟有萬戶所統軍士不下數萬人專制一路豈在多哉多則難擇少則易精今之軍法每二十五人為一謀克四謀克為一千戶

謀克之下有蒲輦一人旗鼓司大頭五人其任戰者纔十
有人人而已又爲頭目選其壯健以給使令則是一千所
所統不及百人不足成其隊伍矣古之良將常與士卒同
甘苦今軍官既有俸廩又有券糧一日之給兼數十人之
用將帥則豐飽有餘士卒則飢寒不足曷若裁省冗食而
加之軍士裁伏乞明勅大臣精選通曉軍政者分詣諸路
編列隊伍要必五十人爲一謀克四謀克爲一千戶五千
戶爲一萬戶謂之散將萬人設一都統謂之大將總之帥
將數不足者皆併之其副統副提控及無軍虛設都統萬
者悉罷省仍勅省院大臣及內外五品以上各舉方略

優長武勇出衆材堪將帥者一二人不限官品以充萬戶
以上都統元帥之職千戶以下選軍中有謀略武藝爲衆
所服者充申明軍法居常教閱必使將帥明於竒正虛實
之數士卒熟于坐作進退之節至于弓矢鎧仗須令自負
習於勞苦若有所犯必刑無赦則將帥得人士氣日振可
以待敵矣八曰練士卒以振兵威昔周世宗常曰兵貴精
而不貴多百農夫不能養一戰士柰何朕民脂膏養此無
用之卒苟健懦不分衆何以勸因大蒐軍卒遂下淮南取
三關兵不血刃選練之力也唐魏徵曰兵在以道御之而
不御壯健足以無敵于天下何取細弱以增虛數比者凡

戰多敗非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故為敵所乘懦者先奔健者不能獨戰而遂潰此所以取敗也今莫若選差習兵公正之官將已籍軍人隨其所長而類試之其武藝出衆者別作一軍量增口糧時加訓練視等第而賞之如此則人人激厲爭效所長而衰懦者亦有可用之漸矣昔唐文皇出征常分其軍為上中下凡臨敵則觀其強弱使下當其上而上當其中中當其下敵乘下軍不過奔逐數步而上軍中軍已勝其二軍用是常勝蓋古之將帥亦有以懦兵委敵者要在預為分別不使混淆耳上覽書不悅詔付尚書省詰之宰執惡其紛更諸事謂所言多不當於是規懼待罪詔諭曰朕始以卿有放歸山林之志故令詰之乃辭以不識忌諱意謂朕照其言而怒也朕初無意加罪其令御史臺諭之尋出為徐州帥府經歷官正大元年召為右司諫數上章言事尋權吏部郎中時詔群臣議修復河中府規與楊雲翼等言河中今為無人之境陝西民力疲乏修之亦不能守不若以見屯軍士量力補治待其可守即修之未晚也從之未幾坐事解職初吏部尚書趙伯成坐銓選吏負出身王京與進士王著填開封營巡判官見闕為京所訟免官規亦坐之是年十一月改充補闕十二月言將相非材且薦數人可用者二年正月規

及臺諫同奏五事一乞尚書省提控樞密院如大定明昌
故事二簡留親衛軍三沙汰冗軍減行樞密院帥府四選
大臣爲宣撫使招集流亡以實邊防五選官置所議一切
省減略施行之四月以大旱詔規審理冤滯臨發上奏今
河南一路便宜行院帥府從宜凡二十處陝西行尚書省
二帥府五皆得以便宜殺人寃獄在此不在州縣又曰雨
水不特則責審理然則職燮理者當何如上善其言而不
能有爲也十一月上召完顏素蘭及規入見面諭曰宋人
輕犯邊界我以輕騎襲之冀其懲創告和以息吾民耳宋
果行成尚欲用兵乎卿等當識此意規進曰帝王之兵貴
於萬全昔光武中興所征必克猶憶母一出兵頭須爲白
兵不妄動如此上善之四年三月上召羣臣喻以陝西事
曰方春北方馬漸羸瘠秋高大勢併來何以支持朕已喻
令達盡力決一戰矣卿等以爲如何又言和事無益撤合
輦力破和議賽不言今已遣和使可中輟乎餘皆無言規
獨進曰兵難遥度百聞不如一見臣嘗任陝西官近年又
屢到陝西兵將冗懦恐不可用未如聖料言未終烏古論
西和曰陳規之言非是臣近至陝西軍士勇銳皆思一戰
臣察御史完顏習顯從而上首肯又泛言和事規對
曰和事固非上策又不可必成然方今事勢不得不然使

彼難從猶可以激厲將士以待其變上不以為然明日又
令集議省中欲罷和事群臣多以和為便乃詔行省斟酌
釐遣而事竟不行十月規與右拾遺李大節上章劾同判
大陸親事撤合輦諂佞招權納賄及不公事由是撤合輦
竟出為中京留守朝廷快之五年二月又與大節言三事
一將帥出兵每為近臣牽制不得專輒二近侍送宣傳自
公受賂遺失朝廷體可一切禁絕三罪同罰異何以使人
上嘉納焉初宣宗嘗召文繡置有令王壽孫作大紅半身
衣且戒以勿令陳規知及成進之召壽孫問曰魯且令陳規
知否壽孫頓首言臣侍禁庭凡宮中大小事不敢為外人
言况親被聖訓乎上因嘆曰陳規若知必以華飾諫我我
實畏其言蓋規言事不假借朝望甚重凡宮中舉事上必
曰恐陳規有言一時近臣切議惟畏陳正叔耳挺然一時
直士也後出為中京副留守未赴卒士論惜之規博學能
文詩亦有律度為人剛毅質實有古人風篤於學問至老
不廢渾源劉從益見其所上八事歎曰宰相材也每與人
論及時事輒憤惋蓋傷其言之不行也南渡後諫官稱許
古陳規而規不以許直自名尤見重云死之日家無一金
知友為葬之子良臣

許古字道真汾陽軍節度使致仕安仁子也登明昌五年

詞賦進士第貞祐初自左拾遺拜監察御史時宣宗遷汴信任丞相高琪無恢復之謀古上章曰自中都失守廟社陵寢宮室府庫至于圖籍重器百年積累一朝棄之惟聖主痛悼之心至為深切夙夜思懼所以建中興之功者未嘗少置也為臣子者食祿受責其能無愧乎且閭閻細民猶顛望朝廷整訓師徒為恢復計而今纔聞拒河自保又盡徙諸路軍戶河南彼既棄其恒產無以自生土居之民復被其擾臣不知誰為此謀者然業已如是但當議所以處之使軍無妄費民不至困窮則善矣臣聞安危所繫在於一相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事勢至此不知執政者每對天顏何以仰答清問也今之所急莫若得人如前御史大夫裴滿德仁工部尚書孫德淵忠諒明敏可以大用近皆許告老願復起而任之必能有所建立以利國家太子太師致仕孫鐸雖頗衰疾如有大議猶可賜召或就問之人才自古所難凡知治體者皆當重惜況此耆舊豈宜輕棄哉若乃臨事不盡其心雖盡心而不明於理得無益失無損者縱其尚壯亦安所用方時多難固不容碌碌之徒備員尸素以塞賢路也惟陛下宸衷剛斷黜陟一新以幸天下臣前為拾遺時已嘗備論擇相之道乞取臣前奏并今所言加審思焉臣又聞將者民之司命

國家安危所繫故古之人君必重其選為將者亦必以天下為已任夫將者貴謀而賤戰必也賞罰使人信之而不疑權謀使人由之而不知三軍奔走號令以取勝然後中心誠服而樂為之用邇來城守不堅臨戰輒北皆以將之不才故也私於所暱賞罰不公至於衆怨而懼其生變則撫摩慰藉一切為姑息之事由是兵輕其將將畏其兵尚能使之出死力以禦敵乎願令腹心之臣及閑於兵事者各舉所知果得真才優加寵任則戰功可期矣如河東宣撫使胥鼎山東宣撫使完顏弼涿州刺史內族從坦昭義節度使必闌阿魯帶或忠勦勇幹或重厚有謀皆可任之以并方面又曰河北諸路以都城旣失軍戶盡遷將謂國家舉而棄之州縣官往往逃奔河南乞令所在根括立期遣還違者勿復用未嘗離任者議加恩賚如願自効河北者亦聽陳請仍先賞之減其日月州縣長貳官並令兼領軍職許擇軍中有才略膽勇者為頭目或加爵命以收其心能取一府者即授以府長官州縣亦如之使人懷復土之心別遣忠實幹濟者以文檄官賞招諸脅從人彼旣苦於敵後來者必多敵勢當自削有司不知出此而但為清野計事無緩急惟期速辦今晚未十損七八遠近危懼所謀可謂大戾矣又曰京師諸夏根本况今常宿重兵緩

急征討必由于此平時尚宜優於外路使百姓有所蓄積
雖在私室猶公家也今有司搜括餘糧致轉販者無復敢
入宜即止之臣頃看讀陳言見其盡心竭誠以吐正論者
率皆草澤踈賤之人況在百僚豈無為國深憂進章疏者
乎誠宜明勅中外使得盡言不諱則太平之長策出矣詔
付尚書省略施行焉尋遷尚書左司員外郎兼起居注無
何轉右司諫時丞相高琪立法職官有犯皆的決古及左
司諫抹撚胡魯刺上言曰禮義廉耻以治君子刑罰威獄
以治小人此萬世不易論也近者朝廷急於求治有司奏
請從權立法職官有犯應贖者亦多的決夫爵祿所以取

貴也貴不免辱則卑賤者又何必加焉車駕所駐非同征行
而凡科徵小過皆以軍期罪之不已甚乎陛下仁恕決非
本心殆有司不思寬靜可以措安而專事督責故耳且百
官皆朝廷遴選多由文行武功閥閱而進乃與凡庶等則
享爵祿者亦不足為榮矣抑又有大可慮者為上者將曰
官猶不免民復何辭則苛暴之政日行為下者將曰彼既
亦然吾復何耻則陵犯之心益肆其弊豈勝言哉伏願依
元年赦恩刑不上大夫之文削此一切之法幸甚上初欲
行之而高琪固執以為不可遂寢四年以右司諫兼侍御
史時大兵越潼關而東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古上言曰美

踰關而朝廷甫知此蓋諸將欺蔽罪也雖然大兵駐閩
境數日不動意者恐吾河南之軍逆諸前陝西之衆議其
後或欲先令覘者伺趨向之便或以深入人境非其地利
而自危所以觀望未遽進也此時正宜選募銳卒併力擊
之且開其歸路彼旣疑惑逼敵必走我衆從而襲之其破
必矣上以示尚書省高琪沮其議遂不行是月始置招賢
所令古等領其事興定元年七月上聞宋兵連陷贛榆連
水諸縣且獲僞檄辭多詆斥因諭宰臣曰宋人構禍久矣
朕姑含容者衆慮開兵端以勞吾民耳今數見侵將何以
處卿等其與百官議於二集衆議于都堂古曰宋人羸弱

畏我素深且知北兵方強耐恃我爲屏蔽雖時跳梁計必
不敢深入其侮嫚之語特巾并屠沽兒所爲烏足較之止
當命有司移文諭以本朝系有大造及聖主無愛主靈意
彼若有知復尋舊好則又向求其或怙惡不悛舉衆討之
顧亦未晚也時預議者十餘人雖或小異而大略則一既而
丞相高琪等奏百官之議咸請嚴兵設備以逸待勞此上
策也上然之時朝廷以諸路把軍官時有不和不聽更相
訴訟古上言曰臣以爲善者有勸惡者有懲國之大法也
苟善惡不聞則上下相蒙微勸無所施矣上嘉納之古以
朝廷欲舉兵伐宋上䟽諫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

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遽乞和乃勅元帥府遣人議之自是
太平幾三十年泰和中韓侂胄安開邊釁章宗遣駙馬僕
散揆討之揆慮兵興費重不能久支陰遣侂胄族人賁乃
種琦畫像及家牒偽爲歸附以見丘崇因之繼好振旅而
還夫以世宗章宗之隆府庫充實天下富庶猶先俯屈以
即成功告之祖廟書之史冊爲萬世美談今其可不務乎
今大兵少息若復南邊無事則太平不遠矣或謂專用威
武可使宋人屈服此殆虛言不究實用借令時獲小捷亦
不足多賀彼見吾勢大必堅守不出我軍倉猝無得須還
以就糧彼復乘而襲之使我欲戰不得欲退不能則休兵
之期迺未見也况彼有江南蓄積之餘我止河南一路征
斂之弊可爲寒心願陛下隱忍包容速行此策果通和則
大兵聞之亦將斂跡以吾無掣肘故也河南旣得息肩然
後經略朔方則陛下享中興之福天下賴涵養之慶矣惟
陛下略近功慮後患不勝幸甚上是其言即命古草議和
條文旣成以示宰臣宰臣言其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遂
不用監察御史粘割核失効權皆司同提舉毛端卿貪污
不法古以詞理繁雜輒爲刪定頗有脫漏核失以聞削官
三階解職特免殿三年正月尚書省奏諫官闕員因以古
爲請上曰朕昨暮方思古而卿等及之正合朕意其趨召

之復拜左補闕八月削官四階解職初朝廷遣近侍高直
長溫救百家奴暨刑部侍郎奧屯胡撒合徙吉州之民於
舟以避兵鋒州民重遷遮道控訴百家奴諭以天子恐傷
百姓之意且令召晉安兵將護老幼以行衆意兵至則必
見強也迺譟入州署索百家奴殺之胡撒合畏禍矯徇衆
情與之會飲歌樂盡日衆肩擗導擁護呼拜謝而去既還
詔古與監察御史紇石烈鐵論鞫之諭旨曰百家奴之死
皆胡撒合所賣也其闕實以聞奧屯胡撒合既下獄上怒
甚亟欲得其情以正典刑而古等頗寬縱之胡撒合自縊
死有司以故出論罪遂有是罰哀宗初即位召爲補闕俄
遷左司諫言事稍不及昔時未幾致仕居伊陽郡守爲起
伊川亭古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間留飲或十
數日不歸及沂流而上老稚爭爲挽舟數十里不絕其爲
時人愛慕如此正大七年卒年七十四古平生好爲詩及
書然不爲士大夫所重時論但稱其直云天興間有右司
諫陳崙者遇事輒言無少隱上嘗面獎及汴京被兵屢上
封事言得失請戰一書尤爲剴切其略云今日之事皆出
陛下不斷將相怯懦若因循不決一旦無如之何恐君臣
相對涕泣而已可謂切中時病而時相赤盞合喜等沮之
策爲不行識者惜焉崙字和之滄州人大安元年進士

贊曰宣宗即位孜孜焉以繼述世宗為志而其所為一切
反之大定講和南北稱治貞祐用兵生民塗炭石琚為相
君臣之間務行寬厚高琪秉政惡儒喜吏上下苛察完顏
素蘭首攻琪惡謂琪必亂紀綱陳規力言刀筆吏殘虐恐
壞風俗許古請與宋和辭極忠愛三人所言皆切中時病
有古諍臣之風焉宣宗知其為直而不用其言如是而欲
比隆世宗難矣

列傳第四十七

列傳第四十八

金史一百十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成脫修

楊雲翼

趙秉文

韓玉

馮璧

李獻甫

雷淵

程震

楊雲翼字之美其先贊皇檀山人六代祖忠容平定之樂

平縣遂家焉曾祖青祖郁考恒皆贈官于朝雲翼天資穎

悟初學語輒書地作字日誦數千言登明昌五年進士第

一詞賦亦中乙科特授承務郎應奉翰林文字承安四年

出為陝西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泰和元年召為太學博士遷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七年簽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事因召見章宗咨以當世之務稱旨大安元年翰林院旨張行簡薦其材且精術數召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院撰俄兼禮部郎中崇慶元年以病歸貞祐二年有司上宣宗宣宗閱之記其姓名起授前職兼吏部郎中二年轉部侍郎兼提點司天臺四年大元及西夏兵入鄜延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尚書蒲察阿里不孫為副元帥以禦雲翼言其人言浮於實必誤大事不聽後果敗興定元年六月遷翰林侍講學士兼修國史知集賢院事以

言之時不丞相高琪在請權准者高琪主之甚力詔集百官議戶部尚書高燕參二十六人同聲曰可雲翼與趙秉文時戩等數人以存不可議遂格高琪後以棄趙之雲翼不卹也二年拜禮部尚書兼職如故三年築京師子城役兵民數萬夏秋之交病者相籍雲翼提舉醫藥躬自調護多所全濟四年改吏部尚書凡軍興以來入累補官及以戰功遷授者事定之後有司苛為程式或小有不合輒罷去雲翼奏曰賞罰國之大信此輩宜從寬錄以勤將來是年九月上召雲翼及戶部尚書夔翰林學士秉

文於內殿皆賜坐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戰為言上俯首
不樂雲翼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說解之且曰今日吳計
哉使生靈息肩則社稷之福也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書
中丞宗室承立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於京兆大臣言
其不法詔雲翼就鞫之獄成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
足問向大兵掠平涼以西數州皆破承立坐擁疆兵瞻望
不進廊廷帥臣完顏合達以孤城當兵衝屢立戰績其功
如此而承立之罪如彼願陛下明其功罪以誅賞之則天
下所勸懲矣自餘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合達
遷機務哀宗即位首命雲翼攝太常卿尋拜翰林學士

正大三年二月復為禮部尚書兼侍讀詔集百官議省費
雲翼曰省費事小戶部司農足以辦之樞密專制軍政蔑
視尚書尚書出政之地政無大小皆當總領今軍旅大事
社稷繫焉宰相乃不得預聞欲使利病兩不相蔽得乎上
嘉納之明年設益政院雲翼為選首每召見賜坐而不名
時講尚書雲翼為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分章析句但
知為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有
言逆於汝心有言遜於汝志等數條一皆本於正心誠意
敷釋詳明上聽忘倦尋進龜鑑萬年錄聖學聖孝之類凡
二十篇當時朝士廷議之際多不盡言願望依違寔以成

俗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有事君之禮有事君之義禮不
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
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
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一陳之
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者獻其否君曰
否而有可者獻其可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軻輪有
不恤焉者當是時也姑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
義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言雲翼嘗患風
痺至是稍愈上親問愈之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
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

正矣上矍然知其為醫諫也夏人既通好遣其徽猷閣學
士李弁來議互市往返不能決朝廷以雲翼往議乃定五
年卒年五十有九謚文獻雲翼天性雅重自律甚嚴其待
人則寬與人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少變其於國家之事
知無不言貞祐中主兵者不能外禦而欲取償於宋故頻
歲南伐有言之者不謂之與宋為地則疑與之有謀至於
宰執他事無不言者獨南伐則一語不敢及雲翼乃建言
曰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
後蓋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為戰地進而爭利於舟楫之間
恐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彼若扼江為屯潛師於淮以

斷饒道或決水以豬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乎爰
時全倡議南伐宣宗以問朝臣雲翼曰朝臣率皆諛辭天
下有治有亂國勢有弱有彊今但言治而不言亂言彊而
不言弱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夫
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地也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綴
之則我三面受敵矣故欲我師乘勢先動以阻其進借使
宋人失淮且不敢來此戰勝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猶未
可必然彼江之南其地尚廣雖無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
衆伺我有警而出師耶戰而勝且如此如不勝害將若何
且我以騎當彼之步理宜萬全臣猶恐其有不敢恃者蓋

今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泰和以冬征今我以夏往此天時
之不同也冬則水涸而陸多夏則水潦而塗淖此地利之
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驅糺軍以爲前鋒今能之乎此
人事之不同也議者徒見泰和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請
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之手在西邊者一遇敵則搏而戰
袒而射彼已奔北之不暇今乃陷吾城而擄守臣敗吾軍
而禽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日侮我如此夫以夏人旣非
前日柰何以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之利又
思敗之之害無悅甘言無貽後悔章奏不報時全果大敗
於淮上一軍全沒宣宗責諸將曰當使我何面目見楊雲

翼耶河朔民十有一人爲游騎所迫汭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雲翼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姦僞也今平民爲兵所迫奔入於河爲追死之計耳今使不死於敵而死於法後惟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哀宗以河南旱詔遣官理冤獄而不及陝西雲翼言天地人通爲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爲之不寧豈可專治受病一處而置其餘哉朝廷是之司天有以太乙新曆上進者尚書省檄雲翼參訂摘其不合者二十餘條曆家稱焉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鑑若干卷周禮辨一篇左氏莊列賦各一篇五星聚井辨一篇縣象賦一篇勾股機要象數雜說等

著藏于家

趙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也幼穎悟讀書若夙習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邯鄲令再遷唐山丁父憂用薦者起復南京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明昌六年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章宗召問言頗差異於是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膏等鞫之秉文初不肯言詰其僕歷數交游者秉文乃曰初欲上言嘗與脩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鄭贊道高坦等私議庭筠等皆下獄決罰有差有司論秉文上書狂妄法當追解上不欲以言罪人遂特免焉

當時爲之語曰古有朱雲今有秉文朱雲攀檻秉文攀人
士大夫莫不耻之坐是久廢後起爲同知尙嵐軍州事轉
北京路轉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
相張萬公入對上顧謂萬公曰卿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
用人邪正不分極有理若趙秉文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
有才藻工書翰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以北邊軍事方興
姑試之耳泰和二年召爲戶部主事遷翰林脩撰十月出
爲寧邊州刺史三年改平定州前政苛於用刑每聞赦將
至先掙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秉文爲政一從寬簡旬月
盜悉屏跡歲飢出祿粟倡豪民以賑全活者甚衆大安初

北兵南嚮召秉文與待制趙資道論備邊策秉文言今我
軍聚於宣德城小列營其外沙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俟
秋敵至將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
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必拔者也衛王不能用其秋
宣德果以敗聞尋爲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轉翰林直
學士貞祐初建言時事可行者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
朝廷略施行之明年上書願爲國家守殘破一州以宣布
朝廷恤民之意且曰陛下勿謂書生不知兵顏真卿張巡
許遠輩以身許國亦書生也又曰使臣死而有益於國猶
勝坐糜廩祿爲無用之人上曰秉文志固可尚然方今翰

死尤難其人卿宿儒當在左右不許四年拜翰林侍講學士言寶券滯塞蓋朝廷初議更張市肆已妄傳其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絕臣愚以為宜立回易務令近上職官通市道者掌之給以銀鈔粟麥縑帛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詔有司議行之興定元年轉侍讀學士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同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取進士盧亞重用韻削兩階因請致仕金自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其弊益甚蓋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陳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即遭絀落於是文風大衰貞祐初承文為省試得李獻能賦雖格律稍踈而詞藻頗麗擢為

第一舉人遂大喧噪想於臺省以為趙公大壞文格且作詩謗之久之方息俄而獻能復中宏詞入翰林而秉文竟以是得罪五年復為禮部尚書入謝上曰卿春秋高以文章故須復用卿秉文以身受厚恩無以自效願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為上言人主當儉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納焉哀宗即位再乞致仕不許改翰林學士同修國史兼益政院說書官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正大九年正月汴京戒嚴上命秉文為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秉文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及兵退大臣欲稱賀且命為表

秉文曰春秋新宮火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
不當賀遂已時年已老日以時事為憂雖食息頓不能忘
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拜章小則為當路者
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已三月草開興改元詔問巷間皆能
傳誦洛陽人拜詔畢舉城痛哭其感人如此是年五月壬
辰卒年七十四積官至資善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正大
間同楊雲翼作龜鑑萬年錄上之又因進講與雲翼共集
自古治術號君臣政要為一編以進焉秉文自幼至老未
嘗一日廢書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揚子發微一卷
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畧釋一卷列子補

注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資暇錄一十五卷所
著文章號淦水集者三十卷秉文之文長於辨析極所欲
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
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為之至五言古詩則沉鬱頓
挫字畫則草書尤適勁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問秉
文及王庭筠起居狀其為四方所重如此為人至誠樂易
與人交不立崖岸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
養如寒士楊雲翼嘗與秉文代掌文柄時人號楊趙然晚
年頗以禪語自涉人亦以為秉文之恨云

贊曰楊雲翼趙秉文金士巨擘其文墨論議以及政事皆

有足傳雲翼諫伐宋一疏宣宗雖不見聽此心何愧景略
庭筠之累秉文所為茲事大愧高允
韓王字溫甫其先相人曾祖錫仕金以濟南尹致仕至明
昌五年經義辭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為應奉應制一日百
篇文不加點又作元勳傳稱旨章宗嘆曰勳臣何幸得此
家作傳耶泰和中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陞兩
階授同知陝西東路轉運使事大安三年都城受圍夏人
連陷邠涇陝西安撫司檄王以鳳翔總管判官為都統府
募軍旬日得萬人與夏人戰敗之獲牛馬千餘時夏兵五
萬方圍平涼又戰于北原夏人疑太軍至是夜解去當路
者忌其功驛奏王與夏寇有謀朝廷疑之使使者按玉河
平節度副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直以都城隔絕
遣兵入援而王恃其軍為可用亦欲為勤王之舉乃傳
檄州郡云事推其本禍有所基始自賊臣貪容姦賂繼緣
二帥貪固威權又云裹糧坐費盡膏血於生民棄甲復來
竭資儲於國計要權力而望形勢連歲月而守妻孥又云
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然事至于今忍君親之弗顧勿謂
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顏以居人世
公直一軍行有日矣將有違約國朝人有不從者輒以軍
法從事京兆統軍便謂公直據華州反遣都統楊珪襲取

之遂宜極刑公直曾爲書約王王不預知其書乃爲安撫
所得及使者覘王軍且疑預公直之謀即實其罪王道出
華州被囚死於郡學臨終書二詩壁間士論寃之于不疑
字居之以父死非罪誓不祿仕藏其父臨終時手書云此
去宜路吾心皓然剛直之氣必不下沉兒可無慮世亂時
艱努力自護幽明雖異寧不見爾讀者惻然

馮壁字叔獻真定縣人幼穎悟不凡弱冠補太學生承安

二年經義進士制策復優等調莒州軍事判官宰相奏留
校祕書未幾調遼濱主簿縣有和糴粟未給價者餘十萬
斛散貯民居以富人掌之有腐敗則責償於民民殊苦之

白漕司即日罷之民大悅四年調鄜州錄事明年伐蜀
行部檄充軍前檢察帥府以書檄委之章宗欲招降吳曦
詔先以文告曉之然後用兵蜀人守散關不下金兵殺獲
甚衆壁言彼軍拒守而并禍其民無乃與詔旨相戾乎主
帥憾之以壁招兩當潰卒壁即日率鳳州已降官屬淡剛
李果偕行道逢軍士所得子女金帛牛馬皆奪付剛使歸
其家軍士則以違制決遣之比到兩當軍民三萬餘衆鼓
舞迎勞壁以朝旨慰遣之及還主帥嘉其能奏遷一官五
年自東阿丞召補尚書省令史用宗室承暉薦授應奉翰
林文字兼韓王府記室參軍俄轉太學博士至寧初忽沙

虎弒逆遂去官宣宗南遷壁時避兵東方由單父渡河詣
汴梁時相奏復前職貞祐三年遷翰林修撰時山東河朔
軍六十餘萬口仰給縣官率不逞輩竄名其間詔壁攝監
察御史汰逐之總領撒合問冒券四百餘口劾案以聞詔
杖殺之故所至爭自首減幾及於半後進一官初監察御
史本溫被命汰宗室從坦軍於孟州軍士欲謀變本溫懼
不知所為尋有旨北軍沈思忠以下四將屯衛州餘衆果
叛入太行於是密院奏以壁代本溫竟其事壁馳至衛召
四將喻以上意思忠等挾叛者請還奏之壁責以大義將
士慚服不日就汰者三千人六月改大理丞與臺官行關
中劾奏姦賊之充者固州防禦使宗室重福等十數人自
是權貴側目四年以宋人拒使者於淮上遣兵南伐詔京
東總帥紇石烈牙吾塔攻盱眙牙吾塔不從命乃率精騎
由滁州畧宣化縱兵大掠故兵所至原野蕭條絕無所資
宋人堅壁不戰乃無功而歸行省奏牙吾塔故違節制詔
壁佩金符鞫之壁馳入牙吾塔軍奪其金符易以他帥攝
牙吾塔入獄兵士譁譟以吾帥無罪為言壁怒責牙吾塔
曰元帥欲以兵抗制使耶待罪之禮恐不如此使者還奏
獄能竟乎牙吾塔伏地請死壁曰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
會以致覆敗者斬即擬以聞時議壯之十月改禮部員外

郎權右司諫治書侍御史詔問時務所當先者璧上六事
大略言減冗食備選鋒緩疑似以慎刑擇公廉以檢吏屯
戍革朘削之弊權貴嚴請託之科又條自治之策四謂別
賢佞信賞罰聽覽以通下情貶損以謹天戒詔以東方飢
饉盜賊並起以御史中丞完顏伯嘉為宣慰使監察御史
道遠從行道遠發來城令簿姦賊伯嘉與令有違付令有
司釋簿不問燕語之際又許參佐克忠等臺職璧皆劾之
伯嘉竟得罪去初謀者告歸德行樞密院言河朔叛軍有
竊謀南渡者行院事胡土門都水監使毛花輦易其人不
為備一日紅衲數百繼後南渡賊下邑而去命璧鞫之璧

以二將託疾營私聞寇弛備且來不戰去不追在法皆當
斬或以為言之將皆寵臣而都水者貲累巨萬若求援禁
近必從輕典君徒結怨權書某何益耶璧嘆曰睢陽行關
東藩重兵所宿門廷之寇且不能禦有大於此者復何望
乎即具所擬聞四年遷刑部郎中關中旱詔璧與吏部侍
郎畏忻審理冤獄時河中帥阿虎帶及僚屬十數人皆以
棄城罪當死繫同州獄待報同州官僚承望風旨問璧何
以處之璧曰河中今日重地朝議擬為駐蹕之所若失此
則河南陝西有唇亡之憂以彼宗室勲貴故使鎮之平居
無事竭民膏血為浚築計一旦有警乃遽焚蕩而去此而

不誅三尺法無用矣竟以無用上之冬十月出為歸德府中未幾改同知保靜軍節度使又改同知集慶軍節度使到官即上章乞骸骨進一官致仕正大九年河南破北歸又數年卒年七十有九

李獻甫字欽用獻能從弟也博通書傳尤精左氏及地理學為人有幹局心所到則絕人遠甚故時人稱其精神滿腹與定五年登進士第歷咸陽簿辟行臺令史正大初夏使來請和朝廷以翰林待制馮延登往議時獻甫為書表官從行夏使有口辯延登不能折往復數日不定至以歲幣為言獻甫不能平從旁進曰夏國與我和好百年今雖

易君臣之名為兄弟之國使兄輸幣寧有據耶使者曰兄弟且不論宋歲輸吾國幣二十五萬正典故具在君獨不知耶金朝必欲脩舊好非此例不可獻甫作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歲幣饋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誠謂使者當以為諱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議以從賜姓之例弊邑雖歲捐五十萬獻甫請以身任之夏使語塞和議乃定後朝廷錄其功授慶陽總帥府經歷官尋辟長安令京兆行臺所在供億甚繁獻甫處之常若有餘縣民賴之以安入為尚書省令史天興元年充行六部員外郎守備之策時相倚任之以功遷鎮南

軍節度副使兼右警巡使死於蔡州之難年四十所著文
章號天倪集留汴京獻甫死其家亦破同年華陰王元禮
購得之傳于世

雷淵字希顏一字季默應州渾源人父思名進士仕至同
知北京轉運使註易行于世淵庶出年最幼諸兄不齒父
歿不能安於家乃發憤入太學衣弊履穿坐榻無席自以
疏露恒兀坐讀書不迎送賓客人皆以爲倨其友商衡每
爲辯之且賙郵馬後從李之純游遂知名登至寧元年詞
賦進士甲科調涇州錄事坐高庭玉獄幾死後改東平河
朔重兵所在驕將悍卒倚外敵爲重自行臺以下皆摩撫

之淵出入軍中偃然不爲屈不數月閭巷間多畫淵像惟
大將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尋遷東阿令轉徐州觀察判
官興定末召爲英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
字拜監察御史言五事稱旨又彈劾不避權貴出巡郡邑
所至有威譽奸豪不法者立箠殺之至蔡州杖殺五百人
時號曰雷半千坐此爲人所訟罷去久之用宰相侯摯薦
起爲太學博士南京轉運司戶籍判官遷翰林修撰一夕
暴卒年四十八正大庚寅例迴谷之後淵嘗上書破朝臣
孤注之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主兵者沮之策竟不行爲
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則疾蹙

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懲創餘亦不能
變也爲文章詩喜新奇善結交凡當塗貴要與布衣名士
無不往來居京師賓客踵門未嘗去舍家無餘貲及待賓
客其豐腆莅官喜立名初登第攝遂平縣事年少氣銳擊
蒙右發姦伏一邑大震稱爲神明嘗擅筭州魁吏州檄召
之不應罷去後凡居一職輒震耀亦坐此不達

程震字威卿東勝人與其兄鼎俱擢第震入仕有能聲與
定初召百官舉縣令震得陳留治爲河南第一召拜監察
御史彈劾無所撓時皇子荆王爲宰相家僮輩席勢侵民
震以法劾之奏曰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

責君父同濟艱難顧乃專恃權勢蔑棄典禮開納貨賂進
退官吏縱令奴隸侵漁細民名爲和市其實脅取諸所不
法不可枚舉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難矣於是上責
荆王出內府銀以償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未幾坐
爲故吏所訟罷官歲餘嘔血卒震爲人剛直有材幹忘身
徇國不少私與及爲御史臺綱大振以故小人側目者衆
不能久留於朝士論惜之

贊曰韓王馮瑩李獻甫雷淵皆金季豪傑之士也邠涇之
變王募兵旬日而得萬人牙吾塔之凶暴瑩以王度繩之
卒不敢動夏人援宋例以邀歲幣獻甫以宋賜夏姓一事

折之夏使語塞而和議定淵為御史權貴欲避古之國士
何加焉王以疑見寃璧淵疾惡太甚議者以酷譏之瑕豈
可以掩瑜哉程震劾荆抵罪比蹤馮雷然亦以群小齟齬
而死直士之不容於世也久矣吁

列傳第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九

金史一百十一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古里甲石倫

內族訛可

撒合輦

強伸

烏林答胡土

內族思烈

紇石烈牙吾塔

古里甲石倫隆安人以武舉登第為人剛悍頗自用所在
與人不合宣宗以其勇善戰每任用之貞祐二年累遷副
提控太原府判官與從宜都提控振武軍節度使完顏蒲
刺都議拒守不合措置乖方敵因大入幾不可禦既乃交

章論列以自辨其無罪上惡其不和詔分統其兵未幾遷同知太原府事奏請招集義軍設置長校各立等差都統授正七品職副統正八品萬戶正九品千戶正班任使謀克雜班仍三十人爲一謀克五謀克爲一千戶四千戶爲一萬戶四萬戶爲一副統兩副統爲一都統外設一總領提控制可四年遷河東宣撫副使上章言宣撫使烏古論禮不肯分兵禦敵且所行多不法詔禮罷職石倫遷絳陽軍節度使權經略使尋知延安府事兼鄜延路兵馬都總管大元兵圍忻州石倫率兵往援以兵護其民入太原所保軍民甚衆興定元年七月改河平軍節度兼衛州管內觀察使詔諭曰朕初謂汝勇果爲國盡力故倚以濟事尋聞汝嗜酒不法而太原知府烏古論德升亦屢嘗爲朕言之然皆瑣屑乃若不救汾州豈細事哉有司議罪如此汝其悉之益當戮力以掩前過是年十一月遷鎮西軍節度使兼嵐州管內觀察使行元帥府事二年四月石倫言去歲北兵破太原游兵時入嵐州境而官民將士悉力扞禦卒能保守無虞向者河東內郡皆駐以精甲實以資儲視邊城尤爲完富然兵一至相繼淪沒嵐兵寡而食不足惟其上下協同表裏相應遂獲安帖當大軍初入郡縣倉皇非此帥府控制則隩管保德奇嵐寧化皆不可知矣今防

秋不速乞朝廷量加旌賞務令益盡心力易以鎮守詔有
功者各遷官一級仍給降空名宣勅令樞密院遣授之三
年二月石倫奏向者并汾既破兵入內地臣謂必攻平陽
平陽不守將及潞州其還當由龍州谷以入太原故臣嘗
請兵欲扼其歸路朝廷不以為然既而皆如臣所料始敵
入河東時郡縣民皆携老幼徙居山險後雖太原失守而
衆卒不從其意謂敵不久留且望官軍復至也今敵居半
歲遣步騎擾諸保聚而官軍竟無至者民其能久抗乎夫
太原河東之要郡平陽陝西河南之藩籬也若敵兵久不
去居民盡徙屯兵積糧以固基本而復擾吾郡縣未殘者

則邊城指日皆下矣北路不守則南路為邊去陝西河南
益近臣竊憂之故復請兵以圖戰守而樞府檄臣并將權
太原治中郭遙祖義軍李天祿等萬餘人就其糧五千石
會汾州權元帥右都監抹撚胡刺復太原臣召遙祖欲號
令其衆遙祖不從尋得胡刺報曰嘗問軍數於遙祖但稱
天祿等言之未嘗親閱問糧則曰散在數處蓋其情本欲
視朝廷以已有兵糧冀或見用以取重職不可指為實用
也雖然臣已遣提控石盞吾里忻等領軍以往矣但敵勢
頗重而往者皆新集白徒絕無精銳恐不能勝乞於河南
陝西量分精兵以增臣力仍令陝西州郡近河東者給之

資糧更令南路諸軍綴敵之南以分其勢如此庶幾太原可復也詔陝西河東行省分糧與之請兵之事以方伐宋不從三月石倫復上言曰頃者大兵破太原招民耕稼為久駐之基臣以太原要鎮所當必爭遣提控石盞吾里忻引官兵義兵共圖收復又以軍士有功者宜速賞之故擬令吾里忻得注授九品之職以是請于朝而執政以為賞功罰罪皆須中覆夫河東去京師甚遠移報往返不暇數十日官軍皆敗亡之餘鋒銳略盡而義兵亦不習行陣無異烏合以重賞誘之猶恐不為用况有功而久不見報乎夫衆不可用則不能退敵敵不退則太原不可復太原不

可復則平陽之勢日危而境土日蹙矣今朝廷抑而不許不過慮其濫賞耳借使有濫賞之弊其與失太原之害孰重於是詔從其請自太原治中及他州從七品以下職四品以下散官並聽石倫遷調馬是月石倫復言曰者遣軍清擣敵壘欲分石州兵五百權屯方山勦殺土寇且備嵐州而同知蒲察桓端拒而不發又召同知寧邊軍節度使姚里鴉鶻與之議兵竟不聽命近領兵將取太原委石州刺史納合萬家權行六部而辭以他故幾誤軍糧約武州刺史郭憲率所領併進憲亦不至臣猥當方面之任而所統官屬並不稟從乞朝廷嚴為懲誡庶人知職分易以責

辨宰臣惡之乃奏曰桓端鴉鶻已經奏改無復可議石倫
身兼行部不自規畫而使萬家往來應給石州無人恐亦
有失武州邊郡正當兵衝使憲率軍離城敵或乘之孰與
守禦萬家等不從未爲過也上以爲然因遣諭石倫曰卿
嘗行院于歸德衛州防備之事非不素知乃屢以步騎爲
請何耶比授卿三品且數免罪譴卿當自誓以死報國今
所爲如此豈報國之道哉意謂河南之衆必不可分但圖
他日得以藉口耳卿果赤心爲國盡力經畫亦足自効萬
家等若必懲戒彼中誰復可使者姑爲容忍可也閏三月
石倫駐兵太原之西俟諸道兵至進戰聞脅從人頗有革

心上言于朝乞降空名宣勅金銀符許便宜遷注以招誘
之上從其請並給付之仍聽注五品以下官職六月保德
州振威軍萬戶王章弩軍萬戶齊鎮殺其刺史李朮魯銀
朮哥仍滅其家脅官吏軍民同狀白嵐州帥府言銀朮哥
專恣慘酷私造甲仗將謀不軌石倫密令同知州事把蒲
刺都圖之蒲刺都乃與兵吏置酒召章等飲擒而族誅之
至是朝廷命行省胥鼎量宜遷賞仍令蒲刺都攝州事撫
安其衆焉六月遷金安軍節度使行帥府事於葭州時鄰
州元帥內族承立慮夏人入寇遣納合買住以兵駐葭州
石倫輒分留買住兵千八百人令以餘兵屯綏德而後奉

之有司論罪當絞既而遇赦乃止除名元光元年起為鄭州同知防禦使與防禦使裴滿羊哥部內酤酒不償直皆除名三月上諭元帥監軍內族訛可曰石倫今以罪廢欲再起之恐生物議汝軍前得無用之乎此人頗善戰果可用便當遣去古亦有白衣領職者渠雖除名何害也十月大元兵圍青龍堡詔以石倫權左都監將兵會上黨公晉陽公往援之兵次彈平寨東三十里敵兵梗道不得進會青龍堡破召還既而復以罪免正大八年大兵入河南州郡無不下者朝議以權昌武軍節度使粘葛全周不知兵事起石倫代之石倫初赴昌武詔諭曰卿先朝宿將甚有

威望故起拜是職元帥蘇椿武監軍皆曉兵事今在昌武宜與同議勿復不睦失計也時北兵已至許石倫赴鎮幾為游騎所獲數日知兩省軍敗潰軍踵來有忠孝軍完顏副統入城兩手皆折血污滿身州人憂怖不知所出石倫遣歸順軍提控嵐州人高珪往斥候珪因持在州軍馬糧草數日奔大元軍仍告以城池深淺俄大兵至城下以鳳翔府韓壽孫持檄招降言三峰敗狀石倫蘇椿不詰問即斬之市中既而武監軍偏裨何魏輩開東門內族按春開南門夾谷太守開西門大元軍入城擒蘇椿問以大名南奔之事椿曰我本金朝人無力故降我歸國得為大官何

謂反耶大將怒其不屈即殺之石倫授解後井中全周自
縊州解武監軍者初不預開門之謀何魏輩欲保全之故
言於大將曰監軍令我輩獻門然亦怒其不迎軍而降亦
殺之全周名暉字子陽策論進士興定間爲徐州行樞密
院參議官上章言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自古帝王靡不爲
重今之金銀牌即古符節也其上有太祖御畫往年得佩
者甚難兵興以來授予頗濫市井道路黃白相望恐非所
以示信於下也乞寶惜之有所甄別上以語宰臣而丞相
高琪等奏時方多難急於用人駕馭之方此其一也如故
爲便蘇椿大名人初守大名歸順于大元正大二年九月
自大名奔汴詔置許州至是見殺

完顏訛可內族也時有兩訛可皆護衛出身一曰草火訛
可每得賊好以草火燎之一曰板子訛可嘗誤以官中牙
牌報班齊者爲板子故時人各以是目之正大八年九月
大兵攻河中初宣宗議遷都朝臣謂可遷河中河中背負
關陝五路士馬全盛南阻大河可建行臺以爲右翼前有
絳陽平陽太原三大鎮敵兵不敢輕入應三鎮郡縣之民
皆聚之山寨敵至則爲晝攻夜劫之計屯重軍中條則行
在者萬全之固矣主議者以河中在河朔又無宮室不及
汴梁議遂寢宣宗既遷河南三二年之後詔元帥都監內

族阿祿帶行帥府事阿祿帶懼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為浚
築之計未幾絳州破阿祿帶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
有旨親視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祿帶遂棄河中
燒民戶官府一二日而盡彙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
在棄之為失策設為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
矣宣宗悔悟繫阿魯帶同州獄累命完復之隨守隨破至
是以內族兩訛可將兵一萬守之大兵謀取宋武休關未
幾鳳翔破睿宗分騎兵二萬入散關攻破鳳州徑逼華陽
屠洋州攻武休關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
興元軍民散走死於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
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鼈山撤屋為筏渡嘉陵江入
蘭州並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而還東軍止屯興元洋
州之間遂趨饒峯宋人棄關不守大兵乃得入初大兵期
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梁故自將攻河中河中告急
合打蒲阿遣王敢率步兵一萬救之十二月河中破初河
中主將知大兵將至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守之及被
攻行帳命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
進至十一月攻愈急自王敢救軍至軍士殊死鬪日夜不
休西北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盡乃陷草訛可戰數十
合始被擒尋殺之板訛可提敗卒三千奪船走北兵追及

鼓噪北岸上矢石如雨數里之外有戰船橫截之敗軍不
得過船中有發火砲名震天雷者連發之砲火明見北船
軍無幾人力斫橫船開得至潼關遂入閩鄉尋有赦詔將
佐以下責訛可以不能死車載入陝州決杖二百識者以
爲河中城守不下德順力竭而陷非戰之罪故訛可之死
人有寬之者初訛可以元帥右監軍邠涇總帥權參知政
事奉旨於邠涇鳳翔往來防秋奉御六兒監戰於訛可爲
孫行而訛可動爲所制意頗不平漸生猜隙七年九月召
赴京師改河中總帥受京兆節制此時六兒同赴召謂訛
可奉旨往來防秋而乃畏怯避遠正與朝旨相違上意頗
罪訛可及河中陷苦戰力盡而北兵百倍臨之人謂雖至
不守猶可以自贖竟杖而死蓋六兒先入之言主之也劉
祈曰金人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以
爲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
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所責言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
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制變
多爲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哀宗因之不改終
至亡國

至亡國

論曰古里甲石倫善戰而好犯法故見廢者屢晚起爲將
卒死於難金運將終又用數奇之李廣其乏絕不亦宜乎

草訛可力戰而死板訛可亦力戰不死於陣而死於刑論者以爲有近侍先入之言夫以摯御治軍既掣之肘又信其讒以殺人金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哀哉

撤合輦字安之內族也宣宗朝累遷同簽樞密院事元光二年十二月庚寅夜宣宗病篤英王盤都先入侍哀宗後至東華門已閉聞英王在宮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總領移剌蒲阿勒兵東華門都點檢駙馬都尉徒單合住奏中宮得旨領符鑰啓門合住見上上命撤合輦解合住力佩之哀宗遂入明日即位由是見親信正大元年正月庚申以輦同判大睦親府事兼前職刑部完顏素蘭言把胡魯策功第一非超拜右丞相無以酬之然同功數人亦有不次之望故胡魯之命中輟輦猶升二品云四年大元既滅西夏進軍陝西四月丙申召尚書溫迪罕壽孫中丞烏古孫卜吉祭酒裴滿阿忽帶直學士蒲察世達右司諫陳規監察烏古論四和完顏習顯同判睦親府事撤合輦同議西事上曰已諭合達盡力決一戰矣群臣多主和事獨輦力破和議語在陳規傳八月朝廷得清水之報令有司罷防城及修城丁壯凡軍需租調不急者權停初聞大兵自鳳翔入京兆關中大震以中丞卜吉祭酒阿忽帶兼

司農卿簽民兵督秋稅令民入保為避遷計當時議者以謂大兵未至而河南先亂且曰御史監察城洛陽治書供帳北使中丞下兼司農簽軍督稅臺政可知矣至是上謂撒合輦曰諺云水深見長人朝臣或欲我一戰汝獨言當靜以待之與朕意合今日有太平之望皆汝謀也先帝嘗言汝可用可謂知人矣未幾右拾遺李大節右司諫陳規言撒合輦諂佞納賄及不公事奏帖留中不報明惠皇后嘗傳旨戒曰汝諂事上上之騎鞠皆汝所教尉忻亦極言之上頗悟出為中京留守兼行樞密院事初宣宗改河南府為金昌府號中京又擬少室山頂為御營命移刺粘合

梁之至是撒合輦為留守九年二月北兵從河清徑渡分兵至洛出沒四十餘日二月乙亥立砲攻城洛中初無軍得三峯清卒三四千人與忠孝軍百餘守禦時輦疽發背不能軍同知溫迪罕幹朶羅主軍務有大事則就輦面之三月甲申忠孝軍百餘騎入使宅強擁輦出奔輦不得已從之并以官屬及其子自隨才出南裏城門城上軍聲閉之壅城中矢石亂下人馬多死傷輦知不能出仰呼求救軍士知出奔非輦意以繩引而上送入其宅不敢出輦無官縛出奔之黨欲殺之已斬三人輦親為乞命得免乙酉幹朶羅賚金帛出北門如前日巡城犒軍之狀既出

汧城而西直出外壕城上人呼曰同知講和去矣軍士及將領隨而去者三四百人少之輦傳令云同知叛降有番下城者斬凡斬三四人乃定丙戌夜城東北角破輦奪南門出不得投濠水死已而大兵退強伸復立帥府

強伸本河中射糧軍子弟貌極寢陋而膂力過人與定初從華州副都統安寧復潼關以勞任使嘗監郃陽醕後客洛下選充官軍戍陝鐵嶺軍潰被虜從都尉兀林荅胡土竄歸中京時中京已破留守兼行樞密院使內族撒合輦死之元帥任守真復立府事以便宜署伸警巡使後守真率部曲軍從行省思烈入援鄭州之敗守真死天興元年

八月中京人推伸為帥必輦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傷殘老幼半之甫三日北兵圍之東西北三面多樹大炮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五千人往來救應大叫以慙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大兵一箭截而為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得二馳及所乘馬皆殺之以搗軍士人不過一陷而得者如百金之賜九月大兵退百里外閏月後攻兵數倍於前又一月不能拔事聞哀宗降詔褒諭以伸為中京留守元帥左都監世襲謀克行元帥府事十月參

知政事內族思烈自南山領軍民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二年二月伸建一堂於洛川驛之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願以死自効三月中使至以伸便宜從事是月大兵自汴驅思烈之子於東門下誘思烈降思烈即命左右射之既而知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忽林答胡土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稍散去五月大兵復來陣於洛南伸陣水北有韓帥者四馬之水濱招伸降伸謂帥曰君獨非我家臣子耶一曰勸王猶遺令名于世君既不能乃欲誘我降耶我本一軍卒今貴為留守誓以死報國耳遂躍而射之帥奔陣率步卒數百奪橋伸軍一橋手獨出拒之殺數人伸乃手解都統銀符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築戰壘於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大兵以五百騎迫之伸率卒二百鼓譟而出大兵退六月行省胡土率衆走南山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人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伸宛轉不肯進強掖之將見大帥塔察及中京七里河伸語不遜兵卒相謂曰此人垂角如此若見大帥其能降乎不若殺之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吾貸汝命伸不從左右力持使北面伸拗頭南向遂殺之

烏林答胡土正大九年正月戊子北兵以河中一軍由洛陽東四十里白坡渡河白坡故河清縣河有石底或旱水不能尋丈國初以三千騎由此路趨汴是後縣廢爲鎮宣宗南遷河防上下千里常以此路爲憂每冬日命洛陽軍戍之河中破有言此路可徒涉者已而果然北兵既渡奪河陰官舟以濟諸軍時胡土爲破虜都尉戍潼關以去冬十二月被旨入援至偃師聞白坡徑渡之耗直趨少室夜至少林寺時登封縣官民已遷太平頂御寨明日胡土使人給縣官云吾軍中家口輜重欲留此山即率兵赴汴京因攝縣官下山使之前守一軍隨之而上山既險固糧亦充足遂有久住之意尋縱軍下山劫掠居民甚於盜賊旁近一二百里無不被害胡土畏變知而不禁又所劫牛畜糧糗亦分有之七月恒山公武仙參政思烈兩行省軍屯登封城南大林下遣人約之入京胡土百計不肯下不得已乃分其軍四千與思烈俱東八月三日兩行省軍潰於中牟胡土狼狽上山殘卒三二十人外偏裨無一人至者十二月思烈自留山行省於中京徵兵同保洛陽又遷延不行思烈以檄來言若依前逗留自有典憲吾不汝容矣胡土懼乃挈妻子及軍往中京留其半山上以爲巢穴天興二年三月思烈病卒留語胡土代行省事六月敵

益重強伸方盡力戰禦而胡土即領輕騎挈妻子棄城南
奔遂失中京初胡土在太平頂既顧望不進又懼人議
乃出榜募人爲救駕軍云一旅之衆可以興復國家諸人
有能奮發許國捐軀者豈不濟大事乎於是不逞之徒
募而出得澤人緝麻背武錄事等二十餘人促令赴京行
及盧店即行劫械至杖之二百人無不竊笑既而走蔡州
上召見慰問而心薄之會宋人攻唐州元帥烏古論黑漢
屢遣人告急即命胡土領忠孝軍百人就徵西山招撫烏
古論換住黃八兒等軍赴之胡土率兵至唐宋人歛避縱
其半入城夾擊之胡土大敗僅存三十騎以還換住死焉

既而以胡土爲殿前都點檢罷權參政大兵圍蔡分軍防
守胡土守西面十一月胡土之奴竊其金牌夜縋城降朝
士喧播謂胡土縱之往將有異志胡土聞之內不自安乞
解軍職上慰之曰卿父子昆弟皆爲帥臣受恩不爲不厚
顧肯降耶且卿向在洛陽不即降而千里遠來降於蔡豈
人情也哉聞卿遇奴太察且其衣食不常給之此蓋往求
溫飽耳卿何憚焉因賜饌以安其心初胡土罷機政頗有
怨言左右勸上誅之上不聽及令守西城尤怏怏不樂至
是始感恩無他慮矣尋以總帥李朮魯婁室與胡土皆權
參政婁室與右丞仲德同事胡土防守如故復以都尉承

麟為東面元帥權總帥先是攻東城婁室隨機備禦二日
移攻南城烏古論鎬易之砲擊城樓幾仆右丞仲德率軍
救援乃罷攻俄而四面受敵仲德艱於獨援遂薦承麟代
婁室東面而乞與婁室同救應初胡土失外城頗慚恨
言力小不能令衆仲德亦薦之故有是命蔡城破投汝水
死

贊曰撒合輦本以佞進烏赫荅胡土戰陣不武付以孤城
望其捍禦大難豈得為知人乎強伸一射糧卒耳及授以
兵乃能應變制勝速過二人力盡乃斃猶有烈士之風
焉古人有言四郊多壘拔士為將使金運未去仲德以是

功名矣夫

內族思烈南陽郡王襄之子也資性詳雅頗知書史自五
六歲入宮充奉御甚見寵幸世號曰自在奉御當宣宗入
承大統胡沙虎跋扈思烈尚在髮齒嘗涕泣跪抱帝膝致
說曰願早誅權臣以靖王室帝急顧左右掩其口自是帝
甚器重之後由提點近侍局遷都點檢天興元年汴京被
圍哀宗以思烈權參知政事行省事于鄧州會武仙引兵
入援於是思烈率諸軍發自汝州過密縣遇大元兵不用
武仙阻澗之策遂敗績于京水語在武仙傳中京留守元
帥左監軍任守真死之上聞罷思烈行省之職以守中京

無何大兵圍中京未能下崔立遣人監思烈子於中京城
下招之使降思烈不顧令軍士射之既而知崔立已以汴
京歸順病數日而死初思烈會武仙等軍入援即與仙論
議不同仙以思烈方得君每假借之思烈謂仙本無入援
意特以朝廷遣一參政召兵迫於不得已乃行耳然仙知
兵頗以持重為事思烈急於入京不聽仙策於是左右司
員外郎王渥乃勸思烈曰武仙大小數百戰經涉不為不
多兵事當共議思烈疑其與仙有謀幾斬之渥自以無愧
於內不懼也已而思烈果敗渥歿於陣渥字仲澤後名仲
澤太原人性明俊不羈博學善談論工尺牘字畫清美有

晉人風少游太學長於詞賦登興定二年進士第為時帥
與屯邦獻完顏斜烈所知故多在六間後辟寧陵令有治
蹟入為尚書省令史因使宋至揚州應對敏給宋人重之
及還為太學助教轉樞密院經歷官俄遷右司都事稍見
信用及思烈往鄧州以渥為左右司員外郎從行
贊曰思烈夙惠請誅權奸以立主威有甘羅辟疆之風所
謂茂良不必父祖者也中京之圍崔立脅其子使招之降
不顧而趣射之何愧乎橋玄至如不從武仙之言以至於
敗此蓋時人因惜王仲澤之死而有是言仙無入援之意
則非誣也

統石烈牙吾塔一名志本出親軍性剛悍喜戰真祐間僕散安真為山東路宣撫使以牙吾塔為軍中提控是時山東群盜蜂起安真遣牙吾塔破巨蒙等四堠又破馬耳山砦殺劉二祖賊黨四千餘人降賊八千虜其偽宣差程寬招軍大使程福又降脅從民二萬餘人真祐四年六月積功累遷攔通渡經略使十月為元帥左都監十二月行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兼武寧軍節度使徐州管內觀察使興定二年正月宋兵萬餘攻泗州牙吾塔赴援至臨淮遇宋人三百掩殺殆盡及泗州宋兵八千圍甚急督衆進戰大破之溺水死者甚衆獲馬三百餘匹俘五十餘人

又圍盱眙宋人閉門堅守不敢出以騎兵分掠境內而時遣羸卒薄城誘之宋人出騎數百來拒牙吾塔麾兵佯北發伏擊之斬首二百宋人復出步騎八千來援合擊敗之殺一太尉斬首三百彘獲規者稱青平宋兵甚衆將救盱眙牙吾塔移兵赴之宋兵步騎七千人突出兵少却旋以輕騎扼其後初逗遛不與戰縱之走東南薄諸河斬首千餘溺死者無筭獲馬牛數百甲仗以千計師還遇宋兵三千於連塘村斬首千餘級俘五十人獲馬三十五疋宣宗以其有功賜金帶一三年正月敗宋人於濠州之香山村二月又敗於滁州斬首千級拔小江寨殺統制正火蓬等

斬三萬俘萬餘人又拔輔嘉平山寨斬首數千俘五百餘人獲馬牛數百糧萬斛三月提控與敦吾里不大敗宋人于上津縣兵還至濠州宋人以軍八千拒戰牙吾塔迎擊敗之獲馬百餘疋五年正月上以紅襖賊助宋爲害邊兵久勞苦詔牙吾塔遺宋人書求戰略曰宋與我國通好百年於此頃歲以來納我叛亡絕我貢幣又遣紅襖賊乘間竊出跳梁邊疆使吾民不得休息彼國若以此曹爲足持請悉衆而來一決勝負果能當我之鋒沿邊城邑當以相奉度不能即宜安分保境何必狐號鼠竊乘陰伺夜以爲此態耶且彼之將帥亦是受鉞總戎而臨敵則望風遠遁

被攻則閉壘深藏逮吾兵還然後現形耀影以示武夫小民尚氣女子有志者猶不爾也切爲彼國羞之先是宋將時青襲破泗州西城二月牙吾塔將兵取之宋兵拒守甚力乃募死士以梯衝並進大敗宋兵時青乘城指麾射中其目遂拔衆南奔乃陳兵橫絕走路擊之宋兵大潰遂復泗州西城三月復出兵宋境以報其役破團山賈家等諸寨進逼濠州牙吾塔慮州人出拒躬率勁兵逆之遇邏騎二百于城東擊殺過半會偵者言前路芻糧甚艱乃西掠定遠由渦口而還九月又率兵渡淮大破宋兵於團山詔遷官升職有差元光元年五月以京東便宜總帥兼行戶

工部事上因謂宰臣曰牙吾塔性剛人皆畏之委之行部無不辦者至於御下亦頗有術提控有胡論出者渠厚待之常同器而食其人感奮遂以戰死英王守純曰凡為將帥駕馭人材皆當如此上曰然未幾宋人三千潛渡淮至聊林盡伐隄柳塞汴水以斷吾糧道牙吾塔遣精甲千餘破之獲其舟及渡者七百人汴流由是復通二年四月上言賞罰國之大信帝王所以勸善而懲惡其令一出不可中變向官軍戰歿者皆廩給其家恩至厚也臣近抵宿州乃知例以楮幣折支往往不給至于失所此殆有司出給之吝不能奉行朝廷德意之過也自今願支本色令得贍

濟以糧儲方艱詔有司給其半紅襖賊寇壽頴剽數日而去牙吾塔聞之率兵渡淮偵知宋村孝義村有賊各數百分兵攻之連破兩柵及焚其村塢數十還遇宋兵數百陣淮南岸擊殺其半尋有兵千餘自東南來追復大敗之先是納合六哥殺元帥蒙古綱據邳州以叛十月牙吾塔圍之焚其樓櫓斬首百餘於是宋鈐轄高顯統制侯進正將陳榮等知不能守共誅六哥持其首繼城降六哥既誅衆猶拒守牙督兵進攻宋總領劉斌提控黃溫等縛首亂類後戚誼完顏乞哥及臬提控金山八打首遣其校馬俊吳珪來獻既而紅襖監軍徐福統制王喜等亦遣其總領

孫成總押徐琦納款劉斌等遂率軍民出降牙吾塔入城
撫慰其衆各使安集又招獲紅襖統制十有五人將官訓
練百三十有九人十一月遣人來報仍函六哥首以獻宣
宗大喜進牙吾塔官一階賜金三百兩內府重幣十端將
士遷賞有差正大三年十一月北兵猝入西夏攻中興府
甚急召陝西行省及陝州靈寶二總帥訛可牙吾塔議兵
又詔諭兩省曰儻邊方有警內地可憂若不早圖恐成寇
濟旦夕事勢不同隨機應變若遂旋申奏恐失事機並從
行省從宜規畫四年牙吾塔復取平陽獲馬三千是歲大
兵既滅夏國進攻陝西德順秦州清水等城遂自鳳翔合

京兆關中大震五年圍慶陽六年十月上命陝省以羊酒
及幣赴慶陽搗比帥為緩師計北中亦遣唐慶等往來議
和尋遣幹骨樂為小使徑來行省十二月詔以牙吾塔與
副樞蒲阿權簽樞密院事內族訛可將兵救慶陽七年正
月戰于大昌原慶陽圍解詔以牙吾塔為左副元帥屯京
兆初幹骨樂來行省恐泄事機因留之蒲阿等既解慶陽
之圍志氣驕滿乃遣還謂使者曰我已準備軍馬可戰關
來語甚不孫幹骨樂以此言上聞太宗皇帝大怒至應州
以九日拜天即親統大兵入陝西八年遷居民於河南秦
京兆東還五月至閩鄉得寒疾汗不出死塔亦作太亦曰

牙忽帶蓋女直語無正字也是歲九月國信使內族垂慶
自北使還始知牙吾塔不孫激怒之語且言慶等在旁心
魄震蕩殆不忍聞當時以帥臣不知書悞國乃耳塔為人
鷙狠狼戾好結小人不聽朝廷節制嘗入朝詣省堂詆毀
宰執宰執亦不敢言而上倚其鎮東方亦優容之尤不喜
文士僚屬有長裾者輒以刀截去又喜凌侮使者凡朝廷
遣使來必以酒食困之或辭以不飲因併食不給使餓而
去詞農少卿張用章以行戶部過宿塔飲以酒張辭以寒
疾塔笑曰此易心耳趨左右持艾來卧張於床灸之數十
又以銀符佩妓屢往州郡取賊州將之妻皆遠迎近號省

差行首厚賄之御史康錫上章劾之且曰朝廷容之適
所以害之欲保全其人宜加裁制朝廷竟不治其罪以
屢敗宋兵威震淮泗好用鼓椎擊人世呼曰盧彭椎其
名可以怖兒啼大槩如呼麻胡云有子名阿里合世目
曰小鼓椎嘗為元帥從哀宗至歸德與蒲察官奴作亂
伏誅康錫字伯祿趙州人至寧元年進士至大初由省
掾拜御史劾侯擊師安石非相材近侍局宗室撒合輦
聲勢熏灼請托公行不可使在禁近時論躡之轉右司
都事京南路司農丞為河中路治中河中破從時帥率
兵南奔濟河船敗死為人氣質重厚公家之事知無不

為與雷淵異禹錫齊名

贊曰金自胡沙虎高琪用事風俗一變朝廷矯寬厚之政好為苛察然為之不果反成姑息將帥鄙儒雅之風好為粗豪然用非其宜終至跋扈牙吾塔戰勝攻取威行江淮而矜暴不法肆侮王人此豈可制者乎棄陝而歸死于道途殆其幸歟其子效尤竟陷大僕君子乃知康錫之言不為過也

金史卷一百一十一終

